

尚書孔傳參正

尚書

孔傳參正三十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康王之誥

求諸侯之見匡弼。書序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

諸侯宣告

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是史公所見康王之誥與

顧命各自爲

篇書名少二字僞孔書序云伏生康王之誥合於顧

命書疏云伏

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

祖寡命已上

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諸侯告

以爲分篇勝

於馬鄭釋文於王若曰下云馬本從此以下爲康王

之誥又云與

顧命差異敍歐陽大小夏侯同爲顧命皮云史公雖

從孔安國問

故所載多今文說此引書序以康誥別爲一篇則史公

所受伏生尚

書不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蓋伏生傳書二十九篇

有康王之誥

而無太誓史公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亦當不數太

誓其後歐陽

夏侯三家併入太誓遂與二十九篇之數不符乃以

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僞孔序詞不別白因以三家本爲伏本耳史

公用今文說

以爲康王卽位徧告諸侯亦當從王若曰以下分篇

與馬鄭同蓋

馬以太誓爲僞故用伏生史公舊說仍以康王之誥

別於顧命而

不數太誓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見於史記儒林傳

漢書藝文志

儒林傳論衡正說篇甚詳無二十八篇之說但史公

所謂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誥為二篇數之班固王充所謂二十
九篇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後當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篇數之其
後偽孔書出別撰泰誓三篇不數漢之太誓又當顧命康王之誥
二篇合併之後於是尚書止有二十八篇而偽孔叢子及漢書劉
歆傳臣瓚注遂有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之說矣偽孔雖分顧命康
王之誥為二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屬之康王之誥欲示異
於馬鄭而與史公說亦不合其非伏生尚書之舊斷然也魏晉間
人見偽古文不數大誓又見三家今文已合顧命康王之誥為一
乃以合為一篇者為伏生今文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為康
王之誥者為真古文不知史公傳於伏生者初不合為一篇馬鄭
古文亦不斷自王出在應門之內也近儒皆知二十八篇之說為
不然然猶未知二十九篇當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乃以後出之
太誓當之不知太誓之文體近緯書與二十九篇文體不類周紀
白魚罷入王舟中索隱此以下至火復王屋皆見周書及今文太
誓文選注引周書云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俯取出
俟以祭藝文類聚引尚書中候說赤鳥白魚事其文多同太誓然
則大傳史記董仲舒策所引蓋出逸周書及緯候之書後出之太
誓亦取逸周書緯候為之而三家併入之伏生書中若伏生大傳
所載之文雖與太誓文同其所傳二十九篇實不當有太誓也又
或以為二十九篇不數太誓當以百篇之序居其一攷漢書儒林
傳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則
今文書序亦在二十九篇之外是二說皆未為塙也惟據史公所
引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為二篇以合伏生二十九篇之數
不數太誓與書序則其詞直而二十九篇之數亦足矣先謙案劉

逢祿以願命康王之誥為異序同
篇與二典同不如皮說之精實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王出在應門之內者釋宮正

門謂之應門郭注以為朝門王自殯宮出畢門即路門其內太保

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為二伯

諸侯隨其方為位皆北面○太保率西方諸侯四句今文無微○

太保率西方諸侯云云者時畢公為東伯代周公東方諸侯應序

在前以畢公率之官次皆布乘黃朱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

於太保故入門右也皆布乘黃朱

庭實○皆布乘黃朱古文也

今文作黼蔽衣黃朱絛○皆布乘黃朱者廣雅釋詁布列也四馬

日乘詩干旄疏引鄭駁異義云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

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黼蔽衣黃朱絛者白虎通絛冕篇絛者何

謂也絛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

朱絛諸侯赤絛詩曰朱絛斯皇室家君王謂天子也又云赤絛金

馬會同有絛又云赤絛在殿皆謂諸侯也書曰黼蔽衣黃朱絛亦

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黃朱亦赤矣韻記孟傳

好綉紉黃絛段云此今文也古文布乘黃朱之異文漢書韋孟傳

孟諷諫詩黼衣朱蔽正用今文黼衣謂畫黼於衣蔽同市亦作款

蔽膝也假借作絛蒹蒹朱蔽與詩斯于易困卦訓同顏注漢書云

實為亞文故謂之蔽誤矣毛傳於采芑曰朱芾黃朱芾也

於斯干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說與今文尚書合

實稱率

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實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

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奠地所出而奠贊也○賁稱奉圭

兼幣三句今文無徵○賁稱奉圭兼幣者賁即諸侯大宗伯以賁

禮親邦國稱者舉其詞也書疏引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

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

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

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

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持之

上言布乘此言奉圭故知是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持之

如覲禮所云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大戴朝事篇奉國地所

出重物明臣職也不在圭馬璧帛之內○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者曰者釋詞也外臣皆為天子蕃衛故稱臣衛壤奠者禮記鄭注

奠猶獻取其國土所產以獻也書疏引鄭云此朝兼享禮也與常

禮不同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其時諸侯雖眾其

長一人釋辭下再拜稽首言皆則此不皆可禮鄭注諸侯春

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則常禮朝而後享二

事不同時並行今朝兼享禮故云不同常禮也

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

義嗣德荅拜今文無徵○今文同者白虎通姓名篇人所以相拜

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

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

地何以言首首謂頭也○王義嗣德荅拜者白虎通性情篇義者

宜也時王未嗣位而於義宜繼先王之德既當王位故答拜也春

秋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公羊傳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

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

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時成王崩未踰年康

王實未嗣位而於義宜嗣故禮以義起也左襄十四年傳太保暨

君義嗣也誰敢奸君季札謂諸樊之言也與此經意同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豕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

伯二句今文無徵○太保暨芮伯云云者江云公羊傳五年傳獻

公指荀息而進之何注以手通指曰揖此咸進相揖義同引手相

招與俱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命謂誅材也○曰敢

前也敬告天子二句今惟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

文無微邦當作國惟周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惟周文武

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周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惟周文武

云云者釋文美馬云道也說文美進善也釋言若順也言文武二

王大受天命而善順之克撫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

以開王業也馬義未安僞傳所本

功用敷遺後人休 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

王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文無徵畢協賞罰今文與古文同

○惟新陟王者釋詁假陟登陞也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是赴告

之詞稱天子崩為登假也陟與登假義同故稱成王曰新陟王成

王雖是生號此時尚未議及死諡但稱曰新陟王猶後世稱大行

皇帝也畢協賞罰者協和也言有所賞罰皆和協於眾心今文同
者說苑政理篇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
誅賞不可以謬誅賞謬則美惡亂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
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惡不懼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
聞也書曰畢協賞罰此之謂也殷云謂也周云謂也
如定厥功者釋詁也言克定文武之成功用敷遺後人休
○說文敷施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休
者說文敷施也从支專聲周書曰用敷遺後人休
休美許書無休字疑傳寫奪之今王敬之哉敬天道務崇先人
哉今文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眾無壞我
無徵皇六師二句今文無徵○張皇六師云云者詩傳皇大也六師六
軍夏官序官云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詩常武整我六師
是也小司徒五師為軍是師軍人數多寡不同對文異散文通耳
承平日久則武備不修人有玩志而國不可保故太保等首以此
為言高祖謂文王魯語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故稱文王為高祖
寡命與大雅寡妻康誥寡兄同義文王以百里起克集大命此乃
大命也自此以上馬鄭王本皆內於願命自王若曰以下為康王
之謚也臆皮云今文亦當為願命文續漢禮儀志三公奏尚書願
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據此則今文說以越七日癸酉以
下皆此一日之事即國不可一日無君之義不王若曰庶邦侯甸
得如願炎武說以狄設繡辰綴衣為異時事也

男衛

願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王若曰二句今文無

諸疏引鄭三獨舉侯甸男衛四服者周公居攝六年制禮班度量

至此積三十年再巡侍餘六年侯甸男要服正朝要服國遠既事

遺之衛服前冬來以王有疾留之案鄭以不見要服推求其故而

爲是說江云當周之四月於夏正爲春仲要服國遠蓋未至也衛

服諸侯往年來朝容有往年國中多故不得以時至而於是來與

王鳴盛云周都豐鎬四方道里不均東方侯甸亦遠西方衛要反

近周禮朝貢之歲不過言其大略不必過惟子一人劍報誥○

泥酒誥亦云侯甸男衛皆約舉之詞耳惟子一人劍報誥者曲禮疏云願

命成王殯未踰年稱子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

今謂子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卽位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也報

者宰夫鄭注復之言報也既稱子一人又稱名者循春秋闢王在

喪則書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

名之例昔君文武云云者江云說文務趣也咎災也底至齊○底

無徵○言文武大平富天下之民使不趣於咎災爲民除害底至齊

今文無徵○底至齊者釋文馬讀絕句釋詁底信用昭明于天下

止也釋言齊中也言文武爲君之道止於至中信用昭明于天下

致行至中信用昭明于天下者信誠也文之光於四方武之不

失應名皆昭明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

於天下之證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

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則亦有

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又王家古文也今文二作貳○二作貳

者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又帝

家東鼎銘云保又帝家夏勤策文云保又皇家人行文稍有竄易皆

足爲今古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受端直之命

文同之證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用端命于上帝

三句今文無微○用端命于上帝云云者說文端直也直猶當也

言皆足以當上帝之命訓與順通言皇天見我周乃命建侯樹屏

君臣如此用順於其道而以中國盡四方付與之乃命建侯樹屏

在我後之人後之人謂子孫○乃命建侯樹屏二句今文無微○

乃命建侯樹屏者樹立也釋言屏蔽也言武王命封建諸侯樹立

爲我周邦之屏蔽在我後之人者王念孫云在謂相顧在也吳語

昔吳伯父不失春秋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左襄二十六年傳

衛獻公使讓太叔文子曰吾子獨不在寡人卽此在字之義下文

云今子一二伯父尚胥今子一二伯父尚胥藍願綬爾先公之臣

藍願亦謂相顧在也今子一二伯父尚胥藍願綬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今子一二伯父三句今文無微○今子一二伯父云云者觀禮天

子稱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異姓曰伯舅同姓小邦曰叔父異姓

曰叔舅釋詁胥相暨與綬安也言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在孫云

綬說文作綬夏采以乘車建綬注綬當爲綬釋詁綬也按爾先

公之臣服于先王爲一句言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言雖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也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屬朝臣此

督諸侯○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古文也今文罔作無○

今文罔作無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

遠不違居死不忘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皆今文作無之證

或傳或勸操曰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皆今文作無之證

張酺傳肅宗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引用經文稱

有改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稚子康王

自謂也○用奉恤厥若二句今文無微○用奉恤厥若云云者說

文恤收也釋詁若善也言諸臣當一心王室以奉收其善猶言奉

行善政無遺稚子以羞辱也釋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詔

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羣公二句今文無微○羣公既皆聽

命云云者書疏引鄭云羣公主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侯亦在焉

言雖

汝身

此

○

故

證

稱

自

說

奉

聽

詔

出

王

釋

冕

反

喪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亦

同

服

朝

臣

諸

侯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畢命

言畢公見命之書○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三周紀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

成周郊作畢命分上
脫公字辨見書序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庚午○惠

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臚王命作策書豐刑梅賾襲其詞梅云蔡沈曰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不得以下之詞妄言作豐刑耳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子謂蔡氏又何所據而知之哉此東晉作偽畢命者以豐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耳程云竹書紀年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子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願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稱祀而不稱年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無武王此周公所為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今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考書例惑矣又云一畢命也書序漢志竹書為三鄭又以為有冊命霍侯之事則畢命有四矣洛邑為周東都成王周公時曰新邑曰東土曰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遷後何則

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城京東曰成周也洛邑曰宗周

周也觀書序履以洛邑為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間明矣使畢

命逸篇尚存其真偽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又其可疑者君

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序又云成周郊晚書分東郊成周為

二曰成周之眾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偽傳一則曰

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醜釐郊以

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為非豈知後世之書更有甚於此者至漢志

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據顧命成王末年畢公

已領東方諸侯於時東都甚重蓋即以畢公治之不待康王十二

年始命疑古書以他事命畢公非為成周也晚書以其年月合之

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又與顧命

相刺謬謂可與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申王朝行自

伏書並行哉

宗周至於豐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惠云竹書紀年康王十二

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召誥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

則至于豐姚際恆云宅洛係大事須告文王廟故言至于豐命畢

公何必爾且命君陳畢公果至豐告廟二人當一例而獨畢命云

然者蓋因逸書畢命有豐刑二字既不可解故就用其豐字

傳會以為至于豐亦如今伊訓用逸書伊訓方明作乃明耳以成

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理治正成周東郊令得所王若曰鳴

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王順其事敷告

畢公代周公為

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

受殷王之命○梅云父師見微子周稱太師太保無同殷稱父師

者願命昔君文王武王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言周公助先

君夷惟時受有殷命哉○梅云左襄十四年傳昔伯舅豳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梅云我先王詩克定厥家豳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

化厥訓慎殷頑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邇王室用化其教○

既成遷梅云洛語伴來豳殷大誥天亦惟用勤豳我民書序成周

殷頑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言殷民遷周

代民易頑者漸化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

父子曰世○閔云或曰成王七年周公留治洛公薨君陳繼之君

陳卒乃命畢公在康王十二年逆數至成王七年已四十有三年

非三紀也子按三統麻載周公攝政七年作召誥洛誥此七年在

武王崩後成王未立之先故下載成王僅三十年邵子皇極數始

通以此七年繫成王下為三十七年僞孔似誤讀三統麻之攝政

七年以為在成王三十年內成王七年作召誥洛誥三十年作願

命凡二十四年接以康王十二年作畢命正得三十六年故曰既歷

三紀若使知攝政在外既逾三紀何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

難變其文以求合而敢與麻背馳哉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

臧民罔攸勸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善其善

則民無所勸慕○梅云左襄二十九年傳叔向曰宋之樂其以宋

升降乎禮檀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益之損之與時宜

之論語舉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善則勸行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正色率下

言公勉不敬仰師法○梅云晉語知伯圍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

大患章注物事也公羊傳孔父正色而立於朝闕云畢公不得輔

四世僞古文誤會國語此條元關皮補云書疏曰晉語說文王之

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

已爲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爲公卿也孔疏引晉語爲證似

亦可通閻氏以爲誤會國語者案左傳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郤雍

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是畢公爲文王之子太姒之子十人依

漢武梁祠象位次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

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畢公不在內是畢公爲文王庶

子文王以父詢訪於子自因畢公之賢然畢公雖賢要不得爲文

王輔相賢如周召孟子云周公相武不云相文召伯甘棠之詩鄭

康成以爲在武王時非文王時然則畢公在文王時雖偶詢訪及

之究不得如孔傳云輔佐文爲公卿亦不得如孔疏云畢公於文

王之世已爲大臣也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

故以爲誤會國語嘉績多于先王子小子垂拱仰成公之善功

之美我小子爲王垂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子孫○梅

云左傳子嘉乃績淮南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

公太公畢公毛公也武王於五者不能一事也然垂拱而受成功

焉善乘人之資也惠云慎子曰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

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闕云漢書薛宣傳馮翊王曰嗚呼父

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爲之事往爲之哉言非周公所爲不敢

枉公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爲善病其爲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梅云禮縹衣有國者

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又曰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

之淫表記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左文弗率訓典殊厥并疆俾克

六年傳君子曰並建聖哲樹之風聲畏慕其不循教道之常則殊其并居田界使能畏爲惡之禍慕爲

弗率而用先謙案表宅里殊

井疆卽本史記分居里意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雖舊

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慎堅固封疆

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尙體要不

惟好異

政以仁義爲常辭以體實爲要故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

風未殄公其念哉

紂以靡靡利口爲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口餘

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論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

悖天道

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少不以放蕩陵

禮由禮謂

傲化奢麗萬世同流

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茲殷庶士

之君子

雖相去萬世若同一流

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此殷眾士居寵日久怙恃奢侈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借

上○梅云左襄二十七年傳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

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惟艱言殷眾士驕恣過制矜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

惟艱自終雖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閔禦其心惟難○惡終

見上王應麟云雖收二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句孟子求放心之說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有

順乎○梅云蜀先主戒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子惟德義可以服人不柔厥德允修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相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

不剛不柔惠云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忠和鄭注和不剛不柔僞

孔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相此殷士而已此采鄭注而用其義若

蔡傳則又郢書而燕說矣梅云多士篇末言爾攸居至康王十二

年將四紀不止三紀而已猶以安危係之者僞辭也既言世變風

移又言餘風未殄自相矛盾周公面命之詞但言紂之無道自絕

於天未嘗言殷庶士無禮蔑義且驕淫矜侈其亡無日周公前此

何故與言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哉周公當時以夏之俊惟周公克

民比之四紀之後猶以不由古訓而謂之頑民何邪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

階能慎其始君陳弘周

公之訓能和中畢公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關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君合心爲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善洽政化治理其德澤

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尙○惠云荀子臣道篇澤

被生民班彪王命論流澤加於生民先謙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子

案王命畢公而與周公等並稱曰后不合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子

小子永膺多福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

紀年成王二十五年王大會諸侯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十東都四夷來賓論語被髮左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

有無窮之聞公其惟以是成周之治爲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

基詩令子孫訓其成式惟父之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弗克惟

聞不已子孫訓其成式惟父之言後世子孫順公嗚呼罔曰弗克惟

既厥心人之爲政無曰不能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曰民少不足

政事無惟在盡其心而已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

政輕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君牙命以其名遂以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四禮緇衣引作

君牙君雅鄭注雅書序作牙假借字也君雅周穆王司徒作尙書

篇名也釋文君牙或作君雅是古文
亦有作雅者編衣篇則據今文作雅

王若曰嗚呼君牙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

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

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

之旌旗畫日月曰太常○梅云盤庚乃祖乃父金縢昔公勤勞王家洛誥惟王有成績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惠云周書嘗麥解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常大常惟予小子嗣守文今作大帝乃知梅賾所據逸周書猶是善本

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

正一作王克左右亂四方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惟

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梅云詩惟予小子願命嗣守文武大訓其能而亂四方文侯之命亦惟先正克左右惠云漢書谷永傳永疏引經云亦惟先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詞也此誤記文侯之命為君牙心之憂危若蹈

虎尾涉于春冰

言祖業之大己才之弱故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言祖業之甚○梅云易履虎尾詩如履薄冰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

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膂之臣言委任○梅云子翼見皋陶謨及周書周語

太子晉曰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

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布五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梅云左襄十四年傳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堯典敬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汝身能正則

敷五教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夏月

正梅云論語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暑雨天之常道小人惟曰怨咨嗟言心無中也○梅云縮衣君

也難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鄭注資當爲至齊魯之語聲之誤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

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惟

乃寧梅云老子圖難於其嗚呼丕顯哉文王謨顯明○惠云孟

易漢書蕭何傳民以寧一子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丕承哉武王烈言武王業美大

上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說見上爾

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王若曰君

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

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言當

之則民治廢之則民亂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言當

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治功
○梅云文侯之命用會紹乃辟

問命第二十八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問命

以問見命名篇○此梅氏古文之二十五周紀穆王卽位春

太僕國之政作票命漢書人表伯票列上中第四等顏注穆王太

僕也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尙書大傳問命爲票命是今文作票

說文票下云从乔亞周書曰伯票是許所據古文亦作票矣書序

穆王命伯問爲周太僕正作問命與史記申誡太僕以國政異闕

云周禮太馭中大夫掌馭玉路以祀其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

皆馭王車太馭爲最尊又有太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

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佐有小臣祭

僕御僕隸僕此等官以僕名無預馭車之事太僕所重在正服位

出入大命與大馭不相涉也僞書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
罔有不減似太僕所掌與書序合其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又
云爾無昵于僞人充耳目之官則官高職親與王同車又似大馭
非太僕所可當僞孔蓋誤合周官兩職爲一其書序傳云太僕長
大御中大夫其自吐供招也漢百官表太僕秦官應劭注周穆王
所置蓋大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豈非僞經僞傳之所從出哉又
云漢表太僕掌輿馬以太僕專司出政蓋自秦失之秦官制多不
師古固無足異獨異周穆王朝命其臣爲太僕不本周官而旁侵

大馭職掌下同
秦制爲可笑耳

王若曰伯冏惟子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順其事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

人居大君之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言常悚懼惟危夜半

悔○惠云祭義必有怵惕之心七發惕惕怵怵以起思所以免其過

誓則罔所愆闕云孔疏厲訓危也卽易稱夕惕若厲之義也予謂

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句證以下文言雖危

无咎益驗句讀斷宜如此三代以上人必不誤讀厲字連上如王

輔嗣輩可知或問誤果自輔嗣輩乎子曰張棟爲陳崇草奏曰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淮南人間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

陰息也誤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聰明視聽遠

已見於此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惠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雖給侍進

云中庸聰明聖知詩人之齊聖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御僕從從

梅云賈子左右前後皆正人也○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梅云盤庚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

不減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言文武發號施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

臧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惟我一人

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己○梅云禮

記引太誓曰惟予小子無良願命惟予一人釗報諾孟子左右前

後皆薛居州也又見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右之臣

賈子太傅匡其不及業○梅云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使能繼先王之功今予命汝作大正

于羣僕侍御之臣欲其教正羣慙乃后德交修不逮言侍御之臣

皆當勉汝君爲德更代修進其所不及○梅云楚語引衛慎簡乃

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交修子無子弃也慎簡乃

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

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士○梅云臯陶謨巧

言令色論語友便辟立政庶常吉士又云其惟吉士闕云唐永濟

元年魏元同上言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命曰慎簡乃僚此自擇

下吏之言也大僕正特中大夫尙以僚屬委之則三公九卿可知

故大宰內史並掌爵祿廢置司徒司馬別掌賢詔事是分任羣

司而統以數職王命其大者而自擇其小者也竟以僞古文爲真

周官制不知爵祿子奪生殺廢置入者人君取世之大柄冢宰勿

敢專告王以施之而已至內史第掌其副貳爲考其當否以將就

匡救之於辟除僚屬無與而司徒所掌之興賢則謂其賓與司馬

也所掌之詔事則謂其以能皆無關辟屬不知元同所讀是何周禮

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自

謂聖○梅云后德惟臣不德惟臣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

右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親近於

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非先王之法○梅云立政國

則罔有立政用儉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惠云耳目見臬腐

謨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非其人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其吉若時

瘵厥官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子汝辜用行貨之人則惟汝

也○梅云越尹人祗辟又曰惟民自速辜王曰嗚呼欽哉永弼

乃后于彝憲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輔汝君

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尙書

孔傳參正三十一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呂刑

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書序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呂今文作甫云作修刑辟者史記匈奴傳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空於是周遂作甫刑之

辟辟法也修刑之辟猶言甫刑之辟也大傳云甫刑可以觀誠鹽

鐵論詔聖篇御史曰故姦萌而甫刑作皆今文作甫之證漢書刑

法志作甫侯而人表作呂侯匈奴傳作呂刑蓋後人妄改馬鄭古

文書序列費誓後今文不可攷呂作甫者書疏云揚之水不與我

成甫明子孫改封爲甫侯然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爲甫刑者後

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猶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

案詩崧高傳堯時姜氏掌四岳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

申有齊有許則甫侯四岳之後周語胙四嶽國命爲侯伯賜姓曰

姜氏曰有呂則呂是其氏

甫是其國今文作甫爲長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

言呂侯見命爲卿時穆王以享國百年

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惟呂命王享國百年古文也今文

呂作甫享當作饗毫荒今文與古文同毫一作厖古文一作旄○

惟呂命王者孫星衍皮錫瑞皆如此讀今從之書序呂命穆王史
記甫侯言于王是今古文讀同禮繩衣鄭注傳說作書以命高宗
同此義也史記集解引鄭云書說周穆王以甫侯爲相所引書說
書緯刑德放文書疏引鄭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大傳云天子
三公司徒公司馬司空公鄭注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呂
侯於六卿爲司寇於三公爲司空也論衡非韓篇周穆王之世
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
傳於世夫穆王之世始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
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與史記匈奴傳證合引見○享國百年
者論衡氣壽篇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八高宗享國百年
周穆王享國百年並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此用今
文尙書無逸甫刑也以連老子召公言之故云傳稱案周紀穆王
卽位春秋已五十矣又云周穆王立五十五年崩以百年爲壽數
與王充說異史記此文與無逸高宗饗國五十五年之文豈參用
古文說抑後人改之與享當作耄者石經毋劾與史記載毋佚文
享國字皆作耄此亦當同○耄荒者樂記鄭注同釋文耄本亦作
耄段云此說文耄字之訓今文同者楊雄廷尉箴穆王耄荒甫侯
伊謀五刑訓天周以阜基訓與順通謂順天道以制刑也又法言
云周穆王少不好學至於耄長據此今文亦作耄荒耄一作既者
漢書刑法志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古既耄通用武紀哀夫老既平
紀既悼之人彭宣傳年齒老既皆以既爲耄是其證說文既目少
精也周書耄字如此訓誠訓既許所據不知何本而與今文
相合古文一作旄者大司寇鄭注引書作旄荒隸古定本同度作
孫云詩傳荒治也言耄而治事先謙案論衡云始亂終治也度作

刑以詰四方

刑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作

以詰四方者度量度也釋文度馬如字云法度也似非一作詳刑

者大宰鄭注引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大司寇注引同疏云量

度詳審之刑也詰者大宰刑典以詰邦國注以詰為禁大司寇佐

王刑邦國詰四方注以詰為謹布憲以詰四方邦國注同謹亦禁

意也王應麟困學紀聞費誓說文作柴誓史記作脰大傳作鮮

度作刑以詰四方周禮注云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惠棟誤連鮮度

為句江聲孫星衍俱從之非也詰亦詰之字誤諸書無作詰之本

今文度作度時者漢書刑法志云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後

漢紀崔寔論世事云昔盤庚遷都易殷民之義王曰若古有訓蚩

弊周穆改刑以正天下之失正度時作刑之義王曰若古有訓蚩

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順古有遺訓言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

尤○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今文無徵延及于平民今文

與古文同僞傳蚩尤用馬說○王曰若古有訓云少昊之末九黎君

古有道訓如此蚩尤惟始作亂者釋文引馬云少昊之末九黎君

名書疏引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

君在少昊之代也案史記五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

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

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又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

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楚語昔少昊

之衰也九黎亂德與蚩尤在神農未不同故鄭與馬異也延及於

平民者釋詁延引也延及謂連引相及平民即齊民詩箋平齊等

也今文同者後漢和帝紀貪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

苛慘毒延及平民是其證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

無不相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

○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

作橋○罔不寇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平民

盜賊狀如鳴梟鈔掠良善劫奪人王念孫云古俄義同聲或訓義

為仁義字非也鳴者冒沒輕儇義者傾邪反側也說文俄行頃也

詩箋俄頃貌廣雅釋詁俄哀也古書義字多作不善解引詳多方

立政兩義民下司刑疏引姦宄作姦執併引鄭注蓋鄭本一作執

鳴之作消者潛夫論述赦篇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

人之惡其民乃並為敵愾固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

為之父母故得一赦是今文鳴義作消義孫云廣雅釋詁消滅也

降畔寇賊劫略為滅義善而干執法也奪作效矯作橋者大傳云

六年詔曰橋虔吏因乘勢以侵蒸庶孟康注虔固也橋書武紀元狩

貨賄用為固尚書曰效攘橋虔韋昭注凡稱詐曰橋強取曰虔據

孟引則矯當作橋大傳作矯蓋後人改之方言秦晉之北鄙燕之

北郊翟縣之郊謂賊為虔對對秋傳虔劉我苗民弗用靈制以

云有因而盜曰攘橋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苗民弗用靈制以

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亦从手作橋我苗民弗用靈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蚩尤黃

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古文也今文弗用靈作匪用命○匪用命者禮

緇衣引甫刑云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
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鄭注甫刑尚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
高辛氏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專制御之以
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惡起倍畔也三苗
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疏引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
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
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顛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
裔者爲三苗至高辛氏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穆王深惡此
在朝舜時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
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段云注
民有惡德卽汎泯勞勞以覆誚盟也遂絕其世卽罔有馨香也墨
子尚同篇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
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道
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
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之刑曰法則此言善用刑者
刑今文也靈練雙聲依墨子上下文觀之練亦訓善與僞孔同釋
衣作命者古靈合通用皆訓善令之爲命字之歧誤也折制古通
用皮云楊雄廷尉箴昔在蚩尤爰作淫刑延於苗民夏氏不靈雄
益用今文說以爲作淫刑之不靈乃制贖刑易之書序訓夏贖刑謂穆
氏以苗民作淫刑爲之制贖刑易之書序訓夏贖刑謂穆
王順夏后贖刑之義以制罰也論衡以苗民之刑爲蚩尤之刑民
與胥漸爲蚩尤之民亦與雄義同蓋今文說以蚩尤苗民爲一非
如鄭義以爲苗民效蚩尤然則緇衣所云苗民匪用命卽史記云
蚩尤不用帝命也古謂天爲帝趙岐注孟子引帝清問下民以帝

為天不用帝命蓋謂不用天命今文作匪用命其義亦當如是
 必傳合古文靈字以命為令之課如段說也鄭以命為政令亦古
 文說與今文不同論語魯讀折為制魯論是今文此今文作制古
 文作折之證故繙衣引甫刑作制墨子引呂刑作折也鄭解苗民
 為穆王惡之而謂之民亦非古義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聖王生
 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為三王緇滅則為五帝下至附庸細為九皇
 下極其為民先後鄭注周禮皆有九皇六十四民之文賈疏云並
 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然則民乃上古之君名非謂無仁道也如鄭
 言詩言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豈亦惡之而謂之民乎俞樾云禮坊
 記先民有言鄭注先民謂上古之君也三苗之君謂之苗民正合
 與先謙案皮俞說此曲為之說非也召詰相古先民有夏豈亦惡之
 制御之以嚴刑文義大順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剕主頭凶
 靈令通用故刑又作靈矣殺戮無辜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以
 若民敢行虐刑以殺戮無辜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以
 加無辜故曰五虐○殺戮無辜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陰黥面以
 文也今文作牘宮割劓頭庶刺○殺戮無辜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椽
 者管子內業篇注淫進貌也又云淫淫增進貌淫乃增進之義殺
 戮五刑之一其不殺者始為劓剕椽黥四刑此苗民制刑之次第
 也蓋苗民嗜殺其後變而從輕乃增有劓剕椽黥四刑耳書疏引
 鄭云劓剕耳劓剕鼻椽謂椽破陰黥謂羈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
 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皋陶之為王鳴盛云下文墨劓剕宮大辟
 五刑據鄭堯典司刑等注謂虞夏及周皆用之苗民之刑略與之
 同但皋陶用當其罪而民不犯苗民用罰深刻特異於皋陶耳非

謂皋陶竟不用刑也說文敬去陰之刑也从支蜀聲周書曰刑剗
敬黜段云此皆先刑後剗正義卷二引鄭本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刑與僞孔同鄭本點作剗說文敬从支不從刀爲異剗今本作椽
衛包所改開寶併釋文改之今文作廣宮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云夏侯歐陽等書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割當作宮割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淫亂執置宮中不得出剗者丈夫淫割其勢也此引訓釋甫刑之
詞蓋宮割皆淫刑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宮字不屬不得如此訓釋矣白虎通說五刑曰割宮在剗中刑者
也割宮當爲宮割亦本甫刑也其下文曰宮者女子淫割置宮中
不得出也讎都二字有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先宮後割亦依甫刑宮
割之文而解之也列女傳貞順篇士庶人外淫者宮割文王世子
鄭注宮割臙墨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孝經注科條三千謂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本甫刑也或曰安知經文不作剗宮割乎曰不然大傳曰決鬪梁
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臙男女不作剗宮割乎曰不然大傳曰決鬪梁
輿服制度姦執盜擄傷人者其刑剗亦即依甫刑臙宮割剗剗剗剗
爲先後之次是臙字在宮割上剗字在宮割下大傳不言剗者言
宮可以統割故甫刑前言宮割後則但言宮辟宮罰也王氏尚書
後案云臙宮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剗
也秋官庶氏以藥物重攻毒蠱故以名官彼注庶讀如藥煮之煮
司刑注墨黜也先割其面以墨塗之官刻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
變色則墨須煮故云庶剗也案王氏不知剗在宮下誤以剗頭二
字連讀其說庶義尤穿鑿考御覽刑法部黜下引尚書刑德放曰

涿鹿者笮人額也。獸者馬羈笮人面也。又引鄭注曰：涿鹿，獸皆先以刀笮傷人，墨布其中，故後世謂之刀墨之民也。然則墨刑在面，謂之黥，在額謂之涿鹿，涿古讀若獨，涿鹿鼻韻字也。頭庶剌，卽涿鹿，頭涿古同聲。庶卽鹿之譌耳。先謙案：王說是夏侯歐陽等書之贖宮割剌頭庶剌，卽說文之刑剌敬黥也。贖卽刑宮割剌頭庶剌，卽殺戮復矣。康誥剌則人則是刑，誤今古文皆當作刑，竊此辟則與殺戮復矣。康誥剌則人則是刑，誤今古文皆當作刑，竊此經據說文則作刑，方與夏侯等書之贖今古文兩相誇合，自不應別有作則之本書疏引鄭注有則斷耳。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差有直辭者，言淫濫。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今古文皆當作刑，竊此引鄭云：越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罪者，案越同粵，粵于茲此也。並釋詁文麗施廣雅釋詁文言於此施刑并爲定制，雖有情辭可解免者，亦民興胥漸泯泯，罔于信以覆詛盟，罔有差減言刻深至極。民興胥漸泯泯，罔于信以覆詛盟，三苗之民，潰於亂政，起相漸化，泯泯爲亂，罔于信以覆詛盟，今文作罔，罔紛紛罔中于信以覆詛盟，今文無徵。罔于信以覆詛盟，今文無徵。罔于信以覆詛盟，猶言民起相詐，王引之云：漸詐也。言小民方與相爲詐欺，故下文云罔中于信也。莊子胠篋篇知詐漸毒，荀子不苟篇小人知則攬盜而漸議兵篇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上幽險則下漸詐矣，皆其證。今文胥作犯者，大傳唐傳云：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苗民用刑而民興犯，漸犯漸者亦言興詐以犯上也。

泯泯勢勢者段云泯徐音民案韓詩載芟民其庶常武民民翼
翼云泯泯眾貌徐音所本勢勢亂貌左傳治絲而勢之周書祭公
解汝無泯泯芬芬與此勢同泯泯紛紛者漢書敘傳風流民化泯
泯紛紛論衡寒溫篇前世用刑者蚩尤秦甚矣蚩尤之民泯泯
紛紛亡秦之民赤衣比肩是以苗民即蚩尤也○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者俞樾云釋詞于猶越也越猶與也罔中于信無中與信也
中忠字通大司樂中和祇庸孝友鄭注中猶忠也此中字亦當爲
忠言三苗之民無忠信也案詩傳覆反也詛詛祝盟誓盟人無忠
信雖詛盟不足恃
未有不反覆者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

腥臭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于天帝上帝監民罔有馨香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云者論衡變動篇南刑曰庶僂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

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亦以苗民爲蚩尤無虐威二字蓋今文

本無僂戮同古文作方者今文多作旁方皆溥徧意天帝與上

義同釋詁監視也上帝監視苗民罔有馨香之德上聞惟刑之發

聞腥葢耳酒誥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是

此經罔有馨香德之所本諸家訓德爲升非

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哀矜庶戮之不

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古文也今文
無皇字報虐以威遏絕苗民今文與古文同以一作用無世在下

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無皇字案王氏未知有皇字者古文

無皇字者今文也此皇帝當同趙注謂帝為天此經今文說亦當

訓帝作天以爲天絕嶺尤矣報虐以威者漢書敘傳述酷吏云報

虐以威殃亦凶終顏注尚書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

以威言哀矜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答爲虐者以威而誅絕也

以一作用者論衡譴告篇周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

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段云此今文說也謂嶽尤報虐用威

而皇帝哀矜之也皮云以與用同義故今文說亦作用益以此承

僂不幸言之用惡報惡即淫刑之事非謂帝報淫刑之虐以誅絕

之威也敘傳意亦當然報虐以威指酷吏之虐威殃亦凶終言其

後受殃之事顏注蓋非班旨用惡報惡乃苗民之事王充以爲周

穆王任刑者論衡非韓篇穆王任嶽尤之刑今文說以爲苗民即

嶽尤故以爲苗民之刑即周穆王所任之刑也先謙案趙注訓帝

爲天則報虐以威乃謂天降誅絕之威以報苗民虐待庶僂之罪

非用惡報惡之謂也今文說各家不同就趙注推之似較王說爲

長遇絕苗民者眾經音義引倉頡篇云遇遮也言遮絕苗民滅之也

今文同者揚雄梁州牧箴云帝有桀紂灑沈顛僻遇絕苗民滅夏

殷積皮云此文雖同然借用苗民爲梁州之苗借古時遇絕苗民

以言桀紂時梁州聲教中絕非今文本義無世在下者言不合嗣

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義和世

下土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即義黎即和堯命義和世

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不至於天明

不相干○乃命重黎三句今文無徵○乃命重黎云云者重黎顯

不

相

干

○

乃

命

重

項時司天地官名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
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不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少昊
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
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
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
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
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敘天地
而別其分主者也潛夫論志姓氏篇引其文張衡應閒云重黎又
相顛頊而申理之日月卽次則重黎之爲也春秋文耀鉤云高辛
受命重黎說天文以重黎爲高辛時人韋昭國語注顛頊高辛氏
作絕地天通絕地人民與天神相通之道也此卽據春秋緯以重黎
爲顛頊高辛兩朝人法言重黎篇義近重和近黎是今文說不以
重黎爲義和也罔有降格者絕其相通之道無有升降格同假釋
也升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羣后諸侯之逮在下國
法故使鰥寡得所無有掩蓋○羣后之逮在下三句今文無微○
羣后之逮在下云云者釋言逮遇也周禮禁殺戮掌遇訟者先鄭
注遏止獄訟者也釋詁棐輔也明明義與堯典同言顛頊時諸侯
遏止在下之獄訟皆顯明其明德之人輔行常典故雖鰥寡無有
掩蓋不伸者墨子尙賢中引羣后之肆在下明明不常鰥寡不蓋
十四字在有辭有苗下德威維威上江聲據以移易經文又據書
疏引鄭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顛頊之事乃
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顛

項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遏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

一事也是鄭本降格下卽接皇帝清問云云與墨子合訓肆爲陳

明明爲察讀裴爲匪言堯當除有苗之刑先審問下民皆有辭說

訟有苗之罪且曰羣后之所陳在下明其言之有徵也帝明察匪

常周悉民隱寡之人無有掩蓋不上達者段云果爾釋文正義

不應無一字道及正義槩括鄭注之語不應拘泥且墨子摭括不

同又不應據**皇帝清問下民**寡有辭于苗帝堯詳問民患皆有

子改經也

清問下民古文也今文無皇字寡有辭於苗今文無徵○皇帝

清問下民云云者釋文清問馬云清訊書疏云帝堯清審詳問下

民是也據表記皇帝謂舜今文無皇字者趙岐孟子注引甫刑曰

帝清問下民謂帝爲天云天不能問民於引呂刑皇帝清問下民此古

辭樹誦鮮此今文甫刑無皇字墨子引呂刑疏引書皇帝清問下民此

文呂刑有皇字魏志鍾繇傳繇上肉刑疏引書皇帝清問下民此

寡有辭于苗用古文也辭者怨痛**德威惟畏德明惟明**言堯監苗

之詞墨子于作有苗下有曰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民之見怨

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今古文畏作威○今文畏作威者禮表記引
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云甫刑則今
文也古文作威者墨子引呂刑二句惟作維畏作威云呂刑則古
文也段云威改畏者皆唐以前不通訓詁者所爲與皋陶謨明畏
明威正同表記釋文惟威讀者亦依尚書音畏則知不始於衛包
也先謙案據上引書甫刑作惟呂刑作維是今古文惟不定與
子禹貢說證合表記鄭注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

則人皆尊之言得人也案以尊謂明者史記高帝乃命三后恤功紀云吾能尊顯之尊則顯顯即明也故謂明為尊

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播種農殖嘉

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乃命

三后恤功于民今文無微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

川古文也今文與下一有禮字惟一命以古文折一作慈名作命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今文無微○乃命三后恤功于民者墨子引

呂刑命作名命字通釋詰后君也古諸侯皆有君后之稱三后

伯夷禹稷說文恤收也恤功于民猶言收功于民○古文折作慈

者釋文折馬鄭王皆音慈馬云智也段云此謂馬鄭王本字作折

而讀為慈又單舉馬說以善其義也案墨子引書作哲民惟刑馬

鄭用墨子義也言伯夷下典禮以為教所以開明民心者兼用刑

也今文典下有禮字惟作以者大傳云孔子曰古之刑者省之今

之刑者繁之其教古者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也今也反是無

禮而齊之以刑是以繁也書曰伯夷降典禮折民以刑謂有禮然

後有刑也陳云此引書歐陽本也皋陶謨以有典有禮並舉此有

禮字於義尤備伏生於南刑傳屢言禮曰吳越之俗其刑重而不

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其刑重而勝由有禮也又曰有罪者懼無

罪者恥民近禮矣蓋以經文本有禮字故詳言之皮云世本伯夷

作五刑是伯夷有作刑之事伯夷典禮而兼作刑所謂出於禮者

入於刑也白虎通王者不臣篇以伯夷為老臣則伯夷作刑蓋在

皋陶之先甫刑所以言伯夷不及皋陶也漢書刑法志書云伯夷

七

降典悲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顏注恕知也言
伯夷下禮法以導民民習知禮然後用刑也段云悲當作折班意
以制止罰折止同大傳說淺人用馬鄭本改折作悲小顏又取馬
鄭說注之殊失班意先謙案段說是也潛夫論氏姓篇伯夷爲堯
典禮折民惟刑亦作折班引書雖無禮字其說云制禮以止刑亦
謂典卽典禮也○主名山山川者釋水云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
所名也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禹貢奠高山大川馬注以
爲定其差秩祀禮所視是謂立山川之神主而修祀禮也名作命
者潛夫論五德志篇主平水土命山川是王符所見今文名作命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者降與伯夷降典之降同義大戴五帝德
篇使后稷播種務勤嘉穀文選藉田賦注引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倉頡篇云殖種也嘉穀詩云貽我來牟是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三后成功惟殷
于民今文與古文同○三后成功惟殷于民者俞樾云殷有正義
殷于民謂正于民也墨子引書作假假格字通格亦正也今文同
者後漢楊賜傳賜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泉陶不與焉蓋吝之也
李注吝恥也蔡邕司空臨晉侯楊公碑亦引賜言楊氏世習歐陽
尙書蓋歐陽說也淮南人關訓云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
三后舉禹稷契亦無皋陶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之言伯夷道民典禮斷
契亦無皋陶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之言伯夷道民典禮斷
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爲敬德○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偶古文也今文士作爰中作表以教祇德今文與古文同○士作
爰中作表者後漢梁統傳統對曰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孔子
曰刑法不衷則人無所厝手足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王鳴

盛云偽孔釋士爲皋陶以此篇言刑事而皋陶不見疑其不備遂
妄改以就其說非也僉樾云此與上文一氣相屬制百姓于刑之
中卽所以正于民也僉樾云此與上文一氣相屬制百姓于刑之
結上之詞而不知爲上下承接之語此經士制之當爲爰制以文
勢求之實無可疑下文又云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可知
此經不及皋陶僉樾云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
教則莫不敬德大傳云夏后氏主教以忠又曰周人之教以文
王人設教者何承襲教以文君子其失道也小人薄白虎通三教篇
王教以相授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教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
薄之失莫如忠三者如順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教所以三者
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卽法天地人各何施
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
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樸不教不成故
尚書曰以教祗德案白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虎通正本大傳爲說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堯躬行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
徵○穆穆在上云云者釋訓穆穆美也廣雅釋訓灼灼明也言堯
舜在上有穆穆之美三后在下有明明之德其政化彰灼於四方
當世之民無不思故乃明于刑之中率父于民棗彝德故乃能明
勤其德惟思也

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故乃明于刑之中二

出釋詰率循也彛常也說文非輔也言人皆明於用刑而巳典獄非訖

之中非以為虐也循之以治於民輔行彛常之教而已

于威惟訖于富世治貨賂不行○典獄非訖于威二句今文無徵

于威而廢去刑罰惟止於富而禁絕貨賄故獄事無不得其平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

今文罔上有而字身作躬○今文云云者禮表記甫刑曰敬忌而

罔有擇言在躬甫刑是今文鄭注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慎則

無有可擇之言在躬也王引之云擇讀為戮洪範彝倫攸斃鄭

注訓戮為敗說文釋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殪殪數擇古音並同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表記作

元祝云言正則無擇行正則無爽水順則無敗無敗故久也無爽

故可覆也無擇故可聽也法言吾子篇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

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多者有矣未非道不行口無擇

然則邪侈之言謂之擇言故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於其躬

言身無擇行也蔡邕司空楊公碑云用罔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

與表記合亦今文作躬之禮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凡明

之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爲大命配享天意在於天下
○惟克天德三句今文無微○惟克天德云云者說文克肩也詩
敬止傳仔肩克也箋仔肩任也元大也書疏引鄭云大命謂延期
長久也洪範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五行傳以皇極配五事爲六
鄭注五事象五行則皇極象天也然則皇極卽天德也建極則能
肩任天德矣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能建極則能斂是五福延
期長久永配天命而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
享上天之祿於下矣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主政
謂諸侯也非汝惟爲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王曰嗟四句今文
無微○王曰嗟云云者左襄十四年傳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司牧
之言今四方主政典獄之諸侯作天之
司牧者非爾乎言當承天意以恤民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
之迪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今爾何監今文無微非
云者言今爾將何所監視而取法非是伯夷布刑之道乎迪上有
不字者禮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
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云甫
刑今文也鄭注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先謙案
記言政教不行不成刑罰不足恥而引播刑之不迪爲證則不字
非衍當讀非時伯夷句播刑之不迪句言今爾何所監視若非是
伯夷之爲則布刑之道矣蓋今
其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
文義如此鄭依古文爲注非其指
獄之麗其今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
取滅亡○其爾何懲二句今文無微○其今爾何懲云

云者其語詞表記
多方不克闕于民之屬句例同言今爾何所懲艾以免咎惟是苗
民不詳察於刑獄之所附麗語意直
注下乃絕厥世言此所宜懲戒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

時庶威奪貨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惟是眾

二句今文無微中當作衷○罔擇吉人云云者吉善也言苗斷制

民不選擇善人俾審觀於五刑之適中惟時庶威奪貨下屬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獨降咎于苗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

故下咎罪謂誅之○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今文無微上帝不獨降

咎于苗今文當與古文同○斷制五刑云云者承上文言惟是眾

作威奪貨之人使斷制五刑以亂無罪上帝不獨降咎于苗

引鄭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下誦誅之詩傳罔絜也上帝

不潔其所為故罪有苗即上文云報虐以威也崔寔諫議

大夫隸虐及于天慢德不調用此經義此今文同之證

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

無辭于罰者言無說以自解於天罰也乃絕
厥世者即上文云過絕苗民無世在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
伯夷為法苗民為戒○王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
日嗚呼念之哉今文無微
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少長也

伯父伯兄三句今文無徵○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者呼族姓諸人深戒之時穆王百數十歲于孫輩行甚眾故
云幼子童孫童當作僮說文未冠之稱庶有格命者書疏引鄭云
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案釋詁格登陞也謂登於天命猶上文云
自作元命也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今汝無不用安自居
念戒而不勤○今爾罔不由慰曰勤二句今文無徵○今爾罔不
由慰曰勤云云者曰阮刊注疏本作日釋文日人實反一音曰猶
皋陶謨思曰贊贊襄哉曰一作日也江孫皆以作日爲是今從之
詩傳由用也慰安也或與有同義釋詁勤勞也言任職非勤事不
可今爾無不用安逸而自云勤勞爾又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無有以不勤爲戒者則事何由得舉乎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爲之一日所行非爲天所終惟爲
于作乎俾作假非終惟終在人今文無徵○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者釋文天齊于民絕句馬云齊中也俾我絕句俾馬本作矜矜哀
也孫云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必矜哀其一日之命于作乎俾
作假者後漢楊賜傳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
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爲其變度
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
明徵也李注我君也天意欲整齊乎人必假於君也段云此今文
也賜通尚書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宋吳棫書禱傳攷異引假我
一日王應麟藝文志攷引天齊乎人假於君也段云此今文非
終惟終在人者言天同此視人其使有一日之命非考終與惟考

終與實在乎人言敬刑成德則違天之眷而承年也上文云庶有
格命此終其說江云假讀爲天假之年之假終謂考終命也據賜
引書意則非終者謂不遵天眷而短折不終惟終者謂遵天眷而
考終也天中乎人而假我一日之命其有修短實在乎人之能敬
德與否耳下文卽承之以爾尙敬逆天命則可知此經義然矣先
謙案江說釋經其明而非賜意賜言天符乎人感應甚速其引天
齊乎人卽天與人符之謂假我一日卽未形顏色爾尙敬逆天命
推移變度之意言天之昭假於我在一日之間耳爾尙敬逆天命
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
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爾尙敬逆天命今文逆作迎以奉
我一人雖畏勿畏今文無微雖休勿休今文與古文同○今文逆
作迎者以禹貢諸篇例之當然說文奉承也釋詁休息也言爾庶
幾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教戒雖可畏亦勿畏懼雖可休亦勿
休息今文同者漢書宣紀五鳳三年詔曰書不云乎雖休勿休祇
事不怠祇事不怠申勿休意外戚傳成帝報許皇后書引同僞傳
訓休爲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先戒
美非則兆民賴之今文與古文同兆一作萬其寧惟永今文無徵○惟
謙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
則兆民賴之其乃安寧長久之道○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今文與古文同兆一作萬其寧惟永今文無徵○惟
敬五刑以成三德者三德洪範正直剛克柔克是也言敬五刑之
中以成三德之美今文同者漢書外戚傳後漢陳寵傳魏志陳羣
傳書緯刑德放引並同江聲於此經增祇事不怠四字以惟敬五

行爲衍文非○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白虎通號篇王者自謂一

人者謙也欲言己材能當一人爾詩皇矣傳慶善也內則鄭注萬

億曰兆言一人有善則眾民特賴之也今文同者禮緇衣孝經天

子篇說苑君道篇引甫刑如此漢書賈誼傳引書曰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荀子君子篇左襄十三年傳引同蔡邕上始加元服與羣

臣上壽表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兆一作萬者大

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兆一作萬者大

戴保傅篇淮南主術訓引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漢書刑法志

後漢安帝紀同張衡東巡諸云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蓋三家異文

左傳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對文異散文通○其靈惟永者左

襄十三年傳引書同釋詁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有國土

寧靜也言寧靜可致久長○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有國土

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有國土

也今文邦作國爾作汝○邦作國爾作汝者周紀作王曰吁來有

國有土告汝祥刑凡古文作邦今文多作國墨子尚賢下引書亦

作有國有土釋文吁馬作于於也墨子作於於音烏歎詞于訓

於有兩義詞助衣魚切歎詞哀都切今音如此分別有邦有土者

有國畿外諸侯有土畿內有采地者也王鳴盛據汲古本史記土

作土云周禮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士謂主斷刑之官或謂歸于

國土鄭以古土字有作土者故復以國土釋之詩周頌保有厥土

士於義亦通告爾祥刑者詳當爲詳漢書敘傳威實輔德刑亦助

告爾詳刑後漢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十三

年制曰詳刑察冤存恤孤寡劉愷傳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李注尚
書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鄭注詳審察之也文選王粲從軍詩司
典告詳刑太宰大司寇注皆引度作詳刑而正義皆云詳審是今
古文並作詳不詳改作詳段云偽孔蓋亦作詳而讀爲詳後改作詳
如鳥讀爲鳥後徑改作鳥也史記作詳亦後人所改墨子作告汝
訟刑段云訟刑公刑也古訟公通俞樾云詳古通作常言告爾常
刑也左襄十四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年傳周有常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
平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肅傳合史記
及作宜書疏引王肅云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肅傳合史記
爲說而僞傳與之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在今者言當今
爲急務也據潛夫論引當斷句墨子云在今而安百姓女何擇言
人職行結最結貶購五胡人謀吉何敬不刑何度不吉能擇人而
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案而
汝也祥詰度謀也言何謀度之不及乎釋文度馬云造謀也今文
同者潛夫論本政篇是故將致太平者先調陰陽調陰陽者先順
天心順天心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在審擇其人故國家存亡之
本治亂之機在明選而已矣書曰爾安百姓何擇非人此先王致
太平而發頌聲也及作宜者周紀作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
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度居故訓字及作宜者段云此今文
向書之駁異非以宜訓及也先謙案言擇人而敬刑則處事無不
得宜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請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
也

五辭今文與古文同造一作遣○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者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鄭注造至也使訟者兩至詩節南山傳具俱也師士師小宰鄭注聽平治也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今文同者周紀如此造一作遣者徐廣注如此段云作遣者今文尚書也以大誥造天役王莽作遣險之史記本作遭淺人用古文改爲造而徐中散不瞭先謙案段說固是然三家文多異未必無作遣之本與古文同者宜兩存皮云今文作遭蓋段借爲曹說文替獄之兩曹也在廷東从棘治事者徐錯云以言辭治獄者故从日然則兩遭蓋五辭簡字正于五刑卽獄之兩曹漢人謂官名爲曹當本於今文五辭簡字正于五刑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作五辭簡信正于五刑字信故訓字江云王制鄭注簡誠也五辭誠實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信有罪乃正之於五刑定其獄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當正五罰出金贖罪○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五刑不簡者有所傷害而陷於罪意實無他是所犯非其誠故云不簡堯典金作贖刑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馬注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五罰同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罰也正于五過從赦免○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周紀如此王鳴盛云五過卽下文五過之疵也五罰不服則其人必有所恃欲挾私倖免故不服宜察其是五過否如非五過然後赦之如是五過必正其罰言此則人之挾私以倖免於五刑者亦必正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或當同官位

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五過之疵六句古文也今文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古來或作
求○五過之疵云云者釋詁病也官謂挾威勢反訓如孟子惡
聲至必反之之反謂報恩怨內謂從中制貨謂行賂來謂謁請今
文作五過之疵官獄內獄者史記如此孫云官獄內獄者舉其重
也官獄謂貴官之獄內獄謂中貴之獄或畏高明或投鼠忌器也
先謙案言此二獄五過尤甚古文來作求者釋文來馬本作求云
有求請賕也說文賕以貨物枉法相謝也孫云上文有貨此又云
求者蓋貨爲勒索貨賄賕則以財干請也惠云漢律其罪惟均其
有受賕之條卽此經惟貨也有聽請卽此經惟求也其罪惟均其
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精察
一作閎實其罪惟鈞其過○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古文也今文克作核
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案此嚴枉法之律也其審克之者江
云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今文克作核者漢書刑法志元
帝詔曰書不云乎其審核之下兩克字當同段云蓋古文作克今
文作核也克當爲核之段借僞孔訓能非孫云核又通覈說文覈
實也考事而笮遽遮其辭得實曰覈一作閱實其罪惟鈞其過者
周紀如此言簡閱實有枉法之罪則與**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
之疑有赦云云者五刑五罰之疑皆有三句今文無微克當作核○五刑
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曰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案鄭

引王制文執禁齊眾謂有司所以禁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簡核誠

民為非五過之疵枉法亂政不可赦簡孚有眾惟貌有稽信有合

眾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簡孚有眾者簡誠也貌作訊者周

文也今文貌作訊古文作緇○簡孚有眾者簡誠也貌作訊者周

紀云簡信有眾惟訊有稽孚信故訓字詩傳訊問也孫云廣雅釋

詁貌治也故史記作訊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

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蓋欲其誠信有眾必用三訊之法

與官民共治之也貌或羸省文先謙案據偽孔傳則偽古文作貌

甚明小宰先鄭注稽猶計也合也言欲誠信有眾惟訊治之下眾

議皆合則無不允當矣古文貌作緇者說文緇旄絲也从糸苗聲

周書惟緇有稽蓋壁書如此隸古定本同知唐初尚相承作緇不

以偽孔為然也旄絲牛尾絲也推言之則為微細之義故說文次
細字緇字後言必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無簡核誠信不聽理具獄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古文也今文聽作疑○無簡不聽者與王
制文同鄭注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聽作疑者周紀作無
簡不疑其嚴天威共具故訓字具訓俱訓共也孫云言無誠
則非疑獄亦不可輕出人罪嚴敬也當共敬天威無輕用刑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
罰各相當○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墨作黜
鍰作率一作選一作饌辟一作罰○墨辟疑赦云云者墨即黜先
刻其面以墨室之辟罪也犯黜罪者疑則赦而不罰其罰者百鍰
必簡閱當其實也大傳云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

之辭者其刑墨白虎通云墨者法火之勝金墨其額也墨作黥
作率者周紀云黥辟疑赦其罰百率閱實其罪徐廣注率卽錢也
音刷案古罰用銅以爲兵器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說文錢下云亦六銖六兩謂枚也難錢也從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錢
錢下云十一銖六兩也鄭北方二十五分銖六兩也
聲周書曰重三銖北方二十五分銖六兩也
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錢重六兩
歐陽說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錢錢者
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錢爲三斤鄭元以爲
古之率多作錢案此蓋出五經異義今文作率古文作錢今文說
率重六兩古文說錢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其字其說皆
異賈云俗儒者謂歐陽夏侯卽大傳之一銖六兩也大傳鄭注死
罪出錢三百七十五斤亦卽六兩之說爾雅者謂小爾雅也小爾
雅云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錢錢謂之錢
錢謂之錢錢謂之錢錢謂之錢錢謂之錢錢謂之錢錢謂之錢錢謂之錢
尚書也馬許則用古尚書說謂錢卽考工記之錢字馬注考工記
云錢量名當與呂刑錢同說謂錢卽考工記之錢字馬注考工記
鳴盛云馬旣不從古文說而於俗儒亦但云近是引周禮劬重九
錢爲證攷工記桃氏爲劍上制九錢中制七錢下制五錢彼注以
九錢爲三斤十二兩七錢爲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二五錢爲二
斤一兩三分兩之一十六兩爲一斤則鄭意以一錢爲六兩大半
兩攷工記又有治氏戈戟重三錢彼注說文云錢錢也今東萊稱
或以大半兩爲鈞十鈞爲錢錢重六兩大半兩錢錢似同矣則三

鈔爲一斤四兩又弓人膠三鈔彼注鈔錢也彼疏云尚書其罰百
錢等言錢此與治氏言鈔錢與錢爲一物皆是六兩大半兩也據
此諸文知鄭意以錢卽是鈔其數當爲六兩大半兩必與馬合說
文鈔下引周禮錢下引周書兩經一義故云錢錢也鄭旣從之以
解攷工記馬注尚書又與之同則其說不可易十一錢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此本尚書古文家說錢字之義非錢字之訓今乃入之
鈔字卽存古義其下卽繼以二十兩爲三錢然後次以錢字則許
意以錢卽是鈔俱爲六兩大半兩明矣今文說雖脫去大半兩但
云六兩猶爲近之較古文說一錢十一錢二十五分錢之十三兩
錢僅爲銅三斤可贖黥面之罪推之大辟亦止用銅三十斤可贖
死罪有是理乎一作選者索隱舊本率一作選漢書蕭望之傳張
敞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
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鈔卽錢也其重十一錢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曰重六兩王鳴盛云史記平準書有白選蘇林
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尚書大傳死罪罰千錢蘇林
館作漢書食貨志作撰音同或作率或作選撰撰皆鈔之異文音
近而假借也一作饌者大傳云禹之君民也罰弗及強而天下治
一饌六兩辟一作罰者職金疏引如此規皮云墨辟夏侯陽作
墨罰則三家今文於下文剽贖宮大辟等句辟字皆當作罰蓋肉
刑始於苗民堯舜時未盡廢而至治刑措乃以畫象代之所謂象
以典刑也至夏用肉刑然亦未嘗輕用乃制罰以贖罪大傳云夏
后氏不殺不刑罰有罪而民不輕犯書序以此篇爲訓夏贖刑蓋
五刑不輕用故不云墨辟而云墨罰若罪可疑則並不罰赦之而
已故云墨罰疑赦其不可赦者乃罰之六百兩故云其罰百兩先

謙案五刑不輕用非廢五刑也言墨辟固無妨於劓辟疑赦其罰

疑赦文義大同史記作墨辟或亦有異文作罰者劓辟疑赦其罰惟

惟倍閱實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爲二百劓○劓辟疑赦其罰惟

赦者大傳云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白

虎通云劓者法木之穿土劓墨者何其下刑者也劓者劓其鼻也

惟倍作倍灑者周紀云劓辟疑赦其罰倍灑閱實其罪徐廣注一

作徒五倍曰徒段云此今文也灑當讀如醴酒之醴即倍差也五

倍曰徒本孟子趙注其實書之倍差孟子之倍徒史記之倍灑三

字古音相近謂倍之而又不止於倍也差是正字趙以下文云十

倍爲二百之數又加十之五二百五十鍤也徐以徒爲五倍則比

劓辟有加輕重劓非其義矣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則足曰劓倍差謂

鍤○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劓作贖○今文

劓作贖者周紀如此集解引馬云倍二百爲四百鍤也差者又加

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大傳云決關梁踰城郭

而略盜者其刑贖白虎通云贖者法金之刻木贖者脫其贖也段

云凡古文劓字今文作贖考司刑注大傳注皆云周改贖爲劓而

駁異義云皋陶改贖爲劓呂刑有劓者此據古文言之云周改劓爲別者此據

陶改贖爲劓呂刑有劓者此據古文言之云周改劓爲別者此據

司刑言之贖者白虎通云脫其贖也劓說文作雖云明也別說文

作明許鄭皆云斷足也然則贖與劓異制劓與別制同而異字耳

鄭云皋陶改贖爲劓謂改其制云周改劓爲別謂改其名但皋陶

既改贖爲制夏刑用之而今文作贖者司刑注周改贖作別夏刑

贖三百鄭此注獨從今文作贖鄭意謂夏刑實用贖至周乃改

制今文得其贖古文乃用周制說夏政耳與駁異宮辟疑赦其罰

義不同皮云鄭注周禮是也駁異義蓋未定之說宮辟疑赦其罰

六百錢閱實其罪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六

百錢閱實其罪古文也今文六百錢作五百率○宮辟疑赦其罰六

紀如此徐廣注五一作六大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白虎

通云宮者法土之壅水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大辟疑

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也○大辟疑赦其罰千錢閱實其罪古文

也今文錢作率一作饒○錢作率者周紀如此大傳云降辟寇賊

劫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又云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二千饒

如虎通云大辟注饒所出金鐵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

十五斤通合千饒六千兩之數此用今文說也如以錢墨罰之屬

重六兩大半兩計之當爲四百十六斤十兩大半兩墨罰之屬

千刺罰之屬千刺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

一作贖罰一作辟○今文制作贖者周紀如此一作贖者漢書刑

法志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邦用輕典二

曰刑平邦用中典三曰刑亂邦用重典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
宮罪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也南刑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劓罰之屬五百劓罰之屬
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劓罰之屬五百劓罰之屬五百劓罰之屬
重典者也江云周禮司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云三千者罪
之條目歷時輒增同罪而犯者之情事各異則一條輒分數條此
時去周公時百有餘年宜其多於周禮也然墨劓倍於其初宮與
大辟皆減焉以是差之故為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皮云書序
云穆王訓夏贖刑大傳云夏刑三千條是南刑之五刑三千乃用
古法非穆王自造如甫刑為亂邦之制孔子必刪之矣志又云宜
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皆復古刑為三千章如
此則法可畏而民易避則班亦不盡以三千章為重典也孝經孔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漢書成帝河平中詔曰南刑云五刑之屬三
千大辟之罪其屬二百鹽鐵論刑德篇親附之屬甚眾上附下附
而服不過五刑之屬三千上殺下殺而罪不過五論衡謝短篇
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
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後漢陳寵傳寵疏曰臣聞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罰一作辟者白虎通五刑
篇刑所以五何法五刑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
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贖辟之屬五百劓罪之屬
各千公羊疏引元命包云墨劓罪之屬各千贖辟之屬五百劓罪
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罪次三千司刑鄭
注周改贖作則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罪次三千司刑鄭注周改贖

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五刑皆當據五刑言。若上五刑皆作罰則下當云五刑之屬不當。辟皮云五罰不能包五刑。五刑可以包五罰。下云五刑之屬則上

云五刑之屬矣。豈五刑三千條皆中罰無中刑者乎。似作罰之辭

勝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上下比罪者禮王制云凡聽五刑必察

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鄭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疏云比

例也。上下比與小大比同。義無僭亂辭者詩傳僭差也。上比下比

期當其罪無差亂其辭使輕重失實。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云

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

畏御則鍛鍊而周內之是差亂罪人之辭以文致其罪也。又刑法

志云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是又差

亂其決獄之辭以出入人罪皆輕重失實者也。勿用不行者既更

定五刑之科條則舊時之科條必有因有革革即勿用不行之謂惟察

也若仍用之刑罰不信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戒以勿用也。惟察

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罪人之辭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

者大傳云聽獄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

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古之聽訟者言不

越情情不越義是故聽民之術恐必畏畏思義案大傳益釋此經

之法得其宜是義也。上刑適輕下服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

文適作挾。○上刑適輕，下服者適之也。服與反通。說文治也。言當
在上刑之科者，而其情之輕，則以下刑治之。下服減等也。今文引
見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
適重上服古文也。今文適作挾，輕重諸罰有權。今文無徵。○下刑
適重上服者，當在下刑之科，而其情之重，則以上刑治之。上服加
等也。適作挾者，後漢劉愷傳，愷引尚書曰：「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
今使賊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義也。李
注：今尚書呂刑篇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謂二罪俱發
原其本情，須有虧減，故言適輕適重。此言挾輕挾重，意亦不殊。與
今尚書不同耳。段云：愷用今文也。以策字，隸多作筴，例之適之爲
挾，恐亦類此。書疏云：劉以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爲一人有
二罪，上刑適輕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
官者爲重，是爲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贓罪，罪從
重科，輕贓亦備，是爲輕并數也。蓋劉用今文家說如此。輕重諸罰
有權者，上言刑，此言罰。言罰之宜輕宜重，有權以審酌其平。春秋
所謂反經而有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
善者不可執一，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
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
倫理，有要善。○刑罰世輕世重，三句今文無徵。○刑罰世輕世重
者，荀子正論篇稱罪則治不稱罪則亂，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犯治之罪，故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
漢書刑法志引荀子文同。後漢應劭傳，劭議曰：「夫時化則刑重，時
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時化二字，唐人避世治

諱改之非有異本○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江云上刑適輕下刑
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齊非齊也荀子王制篇勢位齊
而欲惡同物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
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書曰維齊非
齊此之謂也斷章取義不關經旨倫謂倫理
猶言條理康誥云茲殷罰有倫要謂綱要
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罰懲非
死人極于病古文也今文人作佞○罰懲非死兩人已極于病矣所
鄭注懲謂劓又言罰所以懲創之非欲其死兩人已極于病矣所
當深慎人作佞者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曰罰懲非
死佞極于病段云佞與人古同部同音如國語佞之見佞果喪其
田佞田爲韻大戴公冠篇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民佞爲
韻左氏春秋佞夫公羊作年夫皆其證此漢人所引今文也今未
檢得出何書皮云今文說蓋以佞卽非佞折獄之佞先謙案罰箠
所以懲創罪不至死之人但若使佞有口者臨
之則變亂是非顛倒輕重其病民亦至極也
非佞折獄惟良折
獄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正○
才辨給之人能使囚窮於辭則容有辭屈無以自解而枉入刑者
故非佞人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無不在中也中
論賞罰篇賞重則民微倖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恕以得
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故書曰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于差非從惟從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
○察辭于差云云者差謂不齊一言囚證之辭每

有參差不一折獄者於其辭之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得其情非
從其辭惟從其情也大傳云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
皇於聽獄乎體顯聽於鯨鯨多必盡其辭矣聽獄者或從其情或
從其辭偶孔叢子以爲說此經之言雖不可據然大傳說有從情
從辭二義與經指合故知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當
非從其辭惟從其情也 **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皆
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
庶幾必得中正之道○哀敬折獄古文也今文敬作矜一作鯨折
作哲一作制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今文啟當作開○哀敬折
獄者敬當爲矜偶孔本作敬非敬作矜折作哲者大傳引孔子曰
聽訟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也書
曰哀矜折獄矜一作鯨者漢書于定國傳贊于定國父子哀鯨也書
獄爲任職臣段云矜鯨古同音互借借矜爲鯨亦借鯨爲矜漢書
作鯨而訓哀矜顏注非也皮云漢書於明哲字作愬此引哲獄字
作哲其義當與明愬之愬不同班意蓋以明愬字當從心哲斷字
當從口應劭注哲知也失之折一作制者鹽鐵論詔聖篇甫刑制
獄則今文折有作制者墨子引呂刑作折以刑緇衣引甫刑作制
以刑卽其證○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者釋詁胥相也史記平
準書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言當明視刑書相與占度比附
之皆庶幾合於中正啟當作開者如開明開呱呱而泣開篇見書
可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證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其刑其罰云云者言其爲當刑與其爲道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
當罰與其務詳核任之勿失中正之道獄成而孚輸而孚斷獄成

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獄成而字輸而字今文無徵

釋言輸寫也秦策云常以國情○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其斷刑文書

輸楚輸猶達也謂獄於王○其刑上備二句今文無徵○其刑上

備者孫云具列爰書上之○其刑上備二句今文無徵○其刑上

之罪雖重而其情有可原論其罪當重典原其情應從未減介

於兩刑之間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於朝御覽刑法部引鄭

注大傳云二人俱罪呂侯之說刑也犯數罪以上猶以一罪刑之

罪則惟科其重罪之一而輕罪不更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

後世有具五刑者非古并兩刑法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

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

云者伯長也官長謂司政典獄族姓謂伯父伯兄仲叔朕敬于刑

季弟幼子童孫朕言及獄甚多畏懼下乃申言其故朕敬于刑

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朕敬于刑二句今文

於刑之故也欲有德於民其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天

惟刑乎謂慎刑則人被其德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天

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

故言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今文無徵明清于單辭今文當與

古文同○今天相民云云者釋文相馬云助也言今天佑助我民

作之君以配天在於下土責任重矣可不愛民以答天乎今文當

同者後漢明帝紀永平三年詔曰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引經而徵
易其文非有異本朱浮傳有人單辭告浮事者李注單辭謂無證
據書曰明清于單辭案單辭謂一偏之言下文兩辭為兩造之言
相對成義聽一偏之辭上明且清不為所惑則聽兩造之辭更無
不明矣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
實刑獄清則民治○民之亂二句今文無徵○民之亂云云者
釋詁亂治也言民之治無他道惟在聽獄兩造之辭無不得中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
典獄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今文無徵○無或

私家于獄之兩辭者或之言有也取貨於獄以成私家之
獄貨非富是私家于獄之兩辭也無有如此者則民之治可決矣

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以
府辜功今文無徵報以庶尤古文也○獄貨非寶今文與古文同惟

傳云獄貨非可寶也然後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
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矯其上者未有能成

其功者也潛夫論班祿篇三府制法未聞赦彼有罪獄貨為寶者
也皆今文同之證惟府辜功者漢書司馬遷傳智之府也顏注府

者所聚之處也辜罪也以貨為寶惟以府罪知其非寶惟以府功
尤作說者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報以庶說今文

作說說文說罪也引周書此文同與今文合庶眾也報之以眾罪
是天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當長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
所罰

是罰

所罰

不中則天罰之。○永畏惟罰三句。今文無徵。○永畏惟罰云云者。言長久可畏者惟天之罰。非天道不中。惟人有以召之。在其行政

之命。令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無有善政在於天下。不中耳。

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天罰不極二句。今文無徵。○天罰不極云云者。釋詁令善也。天罰不至。極則庶民不知畏懼。罔有善政在

於天下矣。有苗民絕世之罰。然後庶民不敢濫刑。有寶貨降詆之罰。然後庶民不敢鬻獄。天罰可畏。惟圖令政以答天心耳。對天言

則在下者。以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庶民統之。

哉。嗣孫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

微。○王曰嗚呼。嗣孫者。詔畿內畿外諸侯。永戒其後嗣也。今往何

監。非德于民之中者。與上今往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同一句

例。非者。反言之。言自今以往。何所監視。非此立德于民之中也。尚明

云有德惟刑。又云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所謂德于民之中也。尚明

聽之哉者。言庶幾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言智

皆明以聽獄也。○哲人惟刑四句。今文無徵。○哲人惟刑云云。皆

用刑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于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中。正皆

中有善所以然也。○哲人惟刑四句。今文無徵。○哲人惟刑云云。皆

者。吳志步騭傳。騭上疏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

宜。願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言擇哲人而任之。

乃能思惟慎刑。是平心專意。惟刑之謂也。詩傳。疆竟也。慶善也。周

禮。鄭注。屬猶合也。五極五刑之中。言雖有無竟之獄。辭哲人必反

覆審詳使合於五刑之中能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有邦有土受
皆合於中則必有善慶矣治之者視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爲無疆之辭○受王嘉師二
句今文無徵○受王嘉師云云者釋詁嘉善師眾也嘉師若今俗
言好百姓矣王穆王自稱言有邦有土者皆受王之民而牧之當
監視於此告爾之詳刑也祥當作詳說見上後漢仲長統傳續呂
侯之祥刑祥亦詳之誤呂
當作甫後人以古文改之

尚書

孔傳參正三十二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文侯之命

平王命爲侯伯。○書序平王賜晉文侯桓。○主瓚作文侯之命。○史記晉世家晉文公五年五月丁未獻楚俘于

周。○駟介百乘。○徒兵千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賜大路。○彤弓矢

百旅。○弓矢千。○桓鬯一。○卣珪瓚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

之。○周作晉文侯命。○又自序云。○嘉文公賜珪鬯。○作晉世家第九。○新序

善謀篇。○晉文公時。○周襄王有弟太叔之難。○出亡居鄭。○晉侯以師逆

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享禮命之。○侑其後三

年。○文公再會諸侯。○以朝天子。○天子賜之弓矢。○桓鬯以爲方伯。○晉文

公之命是也。○先謙案。○書序釋文云。○馬本無平字。○是馬說當與史記

同。○不以爲平。○王鄭說與僞孔同。○蓋有別本。○後漢丁鴻傳。○永平十年

召見說。○文侯之命篇。○丁用今文。○當無異義。○李注。○平王東遷。○洛邑

晉文侯仇有功。○平王賜以車馬。○弓矢而策命之。○因以名篇。○亦非

王若曰

父義和。○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義和。○字也。○稱

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晉世家如此。○集解引馬云。○王順曰。○父能以

義和我。○諸侯書疏引鄭云。○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案

以義和爲字是也。○馬說未圓。○不顯文武克慎明德。○大明乎文。○王武

鄭義迂回。○又於和字無解。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王之道能詳慎

顯用有德。○不顯文武二句。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晉世家作不顯文武能顯明德克能故訓字不顯文武者不顯明也言大明哉文王武王也。克慎明德者康誥云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聖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惟時以是故上天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集厥命于文王古文也。今文升作登敷一作鋪一作傳惟作維王作武。○昭升于上者集解引馬云昭明也。上謂天升作登者晉世家作昭登于上。班固典引云昭登之績蔡邕注引尙書曰昭登于上又邕太尉汝南李公碑云懿鑠之美昭登于上。段云此今文也。凡古文作升。今文作登。如高宗彤日升鼎耳而雝史漢升皆作登。喪服鄭注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今之禮皆以登爲升。謂臨刑弔代鷄糶俗誤已行久矣。然則二字古通。三體石經昭作邵。○敷聞在下者集解引馬云下謂地。今文同者晉世家作布聞在下。敷布故訓字禹貢篠簜既敷夏本紀作竹箭既布是其例也。鋪聞卽敷聞也。書以文武爲上。襄王爲下。班以堯爲上。漢爲下。此今文說也。蔡邕太尉楊公碑敷聞于下。昭升于上。敷升字與今文不合。後人所改。一作傳者後漢東平憲王傳傳聞在下。凡古文作敷。今文多作傳。禹貢敷土。洪範用敷錫厥庶民。皇極之敷言史記皆作傳。堯典敷奏以言。皋陶謨敷納以言。漢書文宣成紀皆作傳。是其證。○惟作維。王作武者。晉世家作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上言文武下不當單舉文。王今文是也。釋詁時是也。詩傳集就

也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

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其君所以然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今文無微○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者昭明也明

正克左右今文與古文同昭事厥辟今文無微○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者昭明也明

漢書谷永傳永對曰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

枉者也顏注周書君牙之辭段云偽古文君牙永所不見永正引

文侯之命耳江云左右助也先謙案永下云左右正則左右不訓

作虛字克任也言先正任左右親臣之職昭事厥辟者昭明也明

事其君與詩昭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文王君聖

事上帝同義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臣良於小

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越

小大謀猷三句今文無微○越小大謀猷云云者越魏三體石經

篆作粵於也猷與猶同禮細衣引君雅曰爾有嘉謀嘉猶鄭注猶

道也釋詁率循也肆故也詩箋懷安也言先臣於善謀善道無不

循而從之庶政惟和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言我小子而遭

故先祖安於其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言我小子而遭

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嗚呼三句今文無微○嗚呼云

云者釋詁嗣繼也釋言愆過也過猶責也言痛我小子繼位而遭

天之責僞傳我小子遭天大罪過疏引王曰遭天之愆段云

造字王孔皆訓遺此必今文尚書作遭故用以注古文也於大誥

呂刑之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

夫之家禍甚大○殄資澤于下民二句今文無微○殄資澤于下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民云云者釋詁殄絕也純大也詩傳資財也孟子趙注澤祿也風

俗通戎兇也言下民之財祿皆爲之殄絕外夷侵我御事罔或

凌兇禍我國家甚大指謂王子帶以翟人入周事即我御事罔或

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

○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古文也今文或作克俊作咎服

也御事治事之臣或有字通者壽謂老成俊謂賢才服事也言即

今治事之臣無有老宿賢材任其事者或作克俊作咎服作躬者

漢書成紀鴻嘉元年詔曰書不云乎即我御事罔克者壽咎在厥

躬注文穎曰此尙書文侯之命篇中辭也言我周家用事者無能

有者壽賢者使國之危亡罪咎在其用事者也顏注咎在厥躬平

王自謂故帝引之以自責耳予則罔克者克能也言子則自愧無

能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王曰同

在我惟祖惟父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

長安在王位言侍諸侯○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

一人永綏在位古文也今文作恤朕躬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曰

惟祖惟父云者釋詁伊維也綏安也績功也我意謂祖行父行

之諸侯其維收恤我身嗚呼有於我一人則長安在位矣恤朕

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者周紀如此恤朕躬承上父義和言之躬

身故訓字釋詁績繼也言文公能收恤我身繼

令我一人永其在位功莫大焉故歎而美之

顯祖重稱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奕之

顯祖○父義和二句今文無微○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者顯祖

顯名之祖蓋謂唐叔虞言能光昭其顯祖之業昭舊作紹唐石經

作昭阮校勘記以作紹爲誤段云魏三體石經篆隸汝皆作文知

今本作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言汝今始法文

汝之誤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

繼先祖之志爲孝○汝肇刑文武三句今文無徵○汝肇刑文武

者釋詁肇敏刑法也文王伐密莒黎崇武王誅紂滅國五十有餘

亂之功今文公逐翟人誅叔帶以安王室是敏於法文武也○用

會紹乃辟者用以也會謂合諸侯繼續汝君之王位謂納王也○追孝于前

謂言文公以會合諸侯繼續汝君之難王避居鄭享祀廢墜文公納王

文人者以宗廟祭祀言翟人之難王避居鄭享祀廢墜文公納王

然後宗廟血食故特言此以大其功俞樾云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

鐘鼎款識每有追孝之文追敦云用追孝于前文人語與此同楚

良臣余義鍾云以追孝先祖鄒遺敦云用追孝于其父母亦與此

文義相近又郡公敦云用享孝于乃皇祖于乃皇考陳逆簋云以

享以孝于大宗享孝並言可知所謂追孝者以宗廟祭祀言也禮

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戰功曰

也追孝卽追養繼孝之謂汝多修扞我于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汝

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汝

多修三句今文無徵○汝多修者司動鄭注戰功曰多引司馬法

云上多前虜詩傳修長也言文公之戰功利賴長遠也扞一作敦

說文敦止也从文早聲周書曰敦我于艱段云敦扞古今字取經

音義引說文捍止也又引說文扞止也蓋謂捍扞皆卽敦之別王

體釋詁嘉美也言能捍衛我於艱難如汝之功朕實嘉美之別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遺令還晉國其歸視汝取安汝國

王曰云云者釋詁師眾也言歸國見

用賚爾秬鬯

一卣

黑黍曰秬釀以鬯草

汝百姓親禮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用賚爾

不言圭瓚可知卣中樽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卣○用賚爾

秬鬯一卣今文當與古文同○今文當同者晉世家云秬鬯一卣

圭瓚以見說文賚賜也从貝來聲周書曰賚尔秬鬯段云尔爾古

今字秬下云鬯或从禾作秬疑壁中古文當是作秬轉寫易爲秬

耳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

射藏示子孫○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古文也今文盧矢

百當作盧矢千盧一作盧○百當作千者晉世家云形弓矢百旅

弓矢千以見左傳二十八年傳王賜晉文公形弓一形矢百旅弓

矢千與史記合則作盧矢百者非也形盧弓皆一據此經及史記

左傳推之可知盧一作盧者楊雄法言如此形赤盧黑也據此知

旅字凡六見且曰形字从丹旅字从立故形赤旅黑也據此知

尚書經傳皆本作旅今經傳作盧者未知孔疏本與釋文本所據

有異抑陸本亦作旅天寶初改作盧而音義旅字爲宋開寶中所

刪也凡訓黑之字作黠見說文經傳多假盧爲之如公羊定四年

傳何注作盧弓漢書王莽傳盧弓矢是也法言五百篇形弓黠矢

與說文合黠之異體作旅左傳二十八年文四年傳皆云旅弓矢

千其字从立旅省聲而非古字也古音旅盧無魚模紋侈之別如

盧卽盧聲可證古字假旅爲黠魏三體石經遠字論旅二文一篆

一隸卽此經盧字廣雅釋器訓黑之字廿九而有隸無旅則隸時

無垓字信矣左傳音義云垓本或作旅此正古本之善轉以爲非
詩形弓音義亦云垓本或作旅字者非皆陸之疏耳魏石經隸體
不用垓字則起於魏後珠於假旅之指而改從玄旁馬四匹武用
爲傳合也說文無垓字孔疏云說文垓从玄似誤馬四匹今文無微
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馬四匹今文無微○
馬四匹者晉世家云賜大路案路駕四馬則馬四匹即大路之服
也曲禮疏引含文嘉云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
緜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戍八曰弓矢九曰鉅鬯此賜大
路虎賁弓矢鉅鬯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哉懷柔遠
是九賜已有其四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哉懷柔遠
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
無荒廢人事而自安○父往哉四句今文無微○父往哉云云者
命往歸國也釋詁柔安也柔遠能邇謂安遠如邇古能與而與
如字通其在近之小民則務加以惠愛而康定之無荒怠而自安
寧周書諡法解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當簡核汝所任憂治汝都
好樂怠政曰荒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鄭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
用有德之功成矣不言鄭由近以及遠○簡恤爾都二句今文無
微偶傳不言鄭云云用鄭說○簡恤爾都云云者書疏引鄭云都
國都也鄙邊邑也言都言鄙由近以及遠也釋詁簡大也
說文恤收也言大收恤汝國都之眾以終成汝顯善之德也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禽嘗祭澤射宮也陳云傳文專釋鮮字此鮮誓之傳也案馬鄭古文書序此篇列呂刑文侯之命前今文不可攷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帥之以征

嗟人無譁聽命今文無徵○公曰嗟人無譁聽命者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自佐也書疏引鄭云人謂軍之士

眾及桀地之民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今往征此淮浦之夷徐州之

說文譁謹也

羈縻統敘故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徂茲淮夷徐戎並

與今文無徵○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者言命往征此淮夷且有徐戎並起爲亂也淮夷不言與徐戎不言征互文見義淮夷者詩傳

云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徐戎者魯世家頃公十九年楚伐戎取徐州郡國志魯國薛縣六國時曰徐州孫云魯世家淮夷徐戎反

與管蔡同時引見其上文云周公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

東伐作大誥周紀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又云既細殷命襲淮夷在歸政踐奄之後但伯禽封魯據雜話經文及惟告

周公伐淮夷在歸政踐奄之後但伯禽封魯據雜話經文及惟告周公其後則在七年歸政之時此云卽位後有管蔡淮夷等反惟告

不可解史公從安國問故又用伏生所傳今文故說有歧異後漢東夷傳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戎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

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征之此疑今文說則魯公征徐戎在穆王時故編篇於顧命後呂刑前也皮云孫

說謬此篇伏生今文雖不可考而史記作胙一作鮮與大傳合則

史公以淮夷徐戎反與管蔡同時即伏生今文說也論衡獨增
成王之時四國篡畔淮夷徐戎並爲患善王充用歐陽說與史公
說同四國者管蔡商奄也伯禽就封於魯在管蔡流言時史公之
說明甚而成王又於七年歸政時封伯禽爲魯公後者周紀云武
王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是魯於武王時已受封其時周公在
朝使何人守國不可攷至三監畔乃使伯禽就封然其時國猶周
公之國伯禽不過代攝國事周禮凡諸侯之子誓於天子則下其
君之禮一等伯禽即位蓋亦如是其制猶後世之監國也及公致
政當就國成王留公輔政乃加封伯禽以大國命爲公後於是公
不之魯魯爲伯禽之國伯禽爲魯始封祖故伯禽稱魯公史記多
用今文則伏生今文亦當如史公說魯之封國在武王初定天下
時不在七年歸政後孫讀史記不熟何反以史公說爲歧異乎若
後漢書並無魯公征徐戎之事豈可傳會以爲今文孫氏之疑蓋
拘於書序編次不知馬鄭書序與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多不合必
非孔子之舊史記用書序作序與大傳合而與古文作序不同此
史記用今文書序之明證若專據馬鄭書序以定先後之次則蔡
仲之命明屬成王封蔡仲時事而馬鄭書序亦列於穆王之世蔡
誓之前豈亦可傳會爲穆王事乎伏書二十九篇雖可攷定而其
次序無以定之書序有今古文不同據史記說君夷當在康誥前
據漢書說洪範當在微子前此今文次序之略可攷者史公以序
誓在周公攝政時似亦不應列此惟今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
文編次不可盡曉未敢以意更定耳善救乃甲冑敵乃干無敢
不弔言當善簡汝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古文也今文作陳爾甲

胄無敢不善。○善教乃甲胄云云者書疏引鄭云教謂穿微之敵。猶繫也。弔至也。至猶善。案甲胄皆以革爲之。穿微謂縫綴也。說文敵繫連也。从支喬聲。周書曰敵乃干。至謂至於軍所。陳爾甲胄無敢不善者。魯世家如此。說文教擇也。从支宋聲。周書曰教乃甲胄。夏小正云陳筋革者省兵甲也。省亦擇也。是陳有擇義。史記教上無善字。以善代弔亦訓弔爲善。與鄭意同也。段云采从罔米聲。或省占作索。然則教字古音不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如了彫切。當讀如彌綸之彌。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備乃弓矢四句。今文無微。○備乃弓矢云云者。備與備同。說文具也。廣雅釋詁鍛推也。礪俗字。當爲厲。火鍊用推磨厲用石。說文鑿兵端也。鋒省字。刀刀堅也。今惟淫舍牯牛馬。今軍人惟大放舍牯牛之牛。馬言軍所在必放牧也。○今惟牯爲淫。牯之牯施牯於牛馬之胸。使不得走失。此讀牯爲牯而易其字也。說文牯牛馬也。从牛告聲。周書曰今惟牯牛馬段云大徐本無淫。舍二字。小徐本有淫。無舍此轉寫奪之。或據說文以改周書。此爲顛倒。見先謙案。釋詁淫大也。釋詁郭注舍放置也。今惟大放置。半中牛馬使杜乃獲敏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得散牧。說文義較長。杜乃獲敏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敏之無敢令傷乃穿牯之傷汝則有常刑。今文無微無敢傷牯。今文與古文同。○杜乃獲敏杜乃獲敏乃穿者。書疏引鄭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穿。或說獲

其中以遮獸獲柞鄂也雍氏云秋令塞阱杜獲鄭注阱穿地爲壘所以禦禽獸其或超喻則陷焉世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獲則設柞鄂於其中書榮誓曰斂乃獲斂乃阱時秋也伯禽以出師征徐戎釋文杜本又作斂是古文有杜斂兩作大傳云獲捕獸機檻書疏云檻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鄭以獲爲柞鄂者雍氏疏云或以爲豎柞於中向上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謂之柞鄂也機但渾言之柞鄂乃實指其物非異義說文斂下云塞也从支念聲周書曰斂乃阱阱下云陷也穿下云重文阱穿捕小獸不施機爲與獲異魯語鳥獸成設奔鄂奔鄂猶獲奔也所以杜獲斂奔者便放牧牛馬也無敢傷柞者魯世家如此明今古文同所謂柞者卽出牢而放牧之牛馬承上文柞之傷汝則有常刑亦謂施刑於傷及馬牛其風臣妾自明又云柞之傷汝則有常刑亦謂施刑於傷及馬牛其風臣妾牛馬之人耳若以爲傷牛馬之牢則有刑非也

馬牛其風臣妾

遺逃勿敢越逐

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遺亡勿敢棄越墨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其風三句今

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風走逸臣妾

廡役之屬案左僖四年傳賈注風放也軋杜相誘謂之風相誘則

追逐而走逸臣者公羊宣十二年傳廡役屬養死者數百人何注

刈草爲防者曰廡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故鄭

以廡役之屬言之雖賤役皆必有統屬左昭七年傳隸臣與與臣

僕僕臣臺此臣義同也妾者墨子備城門篇守法五十步丈夫十

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是軍中有女子書

疏云古者或以婦女從軍也說文遺亡越喻逐追也雖有此事毋

得踰越部伍而追逐恐亂行列也段云經言無敢者六惟祇復之

越逐作勿敢唐石經及注疏本皆然今坊本作無敢者誤祇復之

我商賚爾功賜與汝○祇復之今文與古文同我商賚爾今文無

徵○今文同者魯世家作敬復之以故訓代經集解引徐廣曰一

作振設云作振者今文也般庚篇震動石經作祇動舉陶謨祇敬

賚爾者言以人物還其故主者我量度賜賚之釋文商徐音章段

云此舊音也漢書律歷志商之為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白虎

通云商之為言章也章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

也於本辭史漢貨殖傳千章之楸木千章如瀆注舊將作大匠主

材吏名章曹樣百官公卿表將作大匠屬官有東園主章皆謂能

度材為章也章度乃周漢古語商度即章度不讀尸羊切匡謬正

俗云或問曰今市井之人謂算料量度為章佐有何義答曰周書

榮誓云我商賚汝孔傳云商度徐仙民音章然則商字舊乃越逐

有章音章佑即商佑也謂度其貴賤當其大小所堪爾無敢

不復汝則有常刑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無敢

寇攘踰垣牆軍人無敢暴劫人踰垣越人垣牆物有自來者無敢取

也因牆垣者魯世家如此集解引鄭云寇劫取

有常刑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常刑○竊馬

也因其失亡曰攘釋詁僕仍因也攘僕字同竊馬牛誘臣妾汝則

有常刑牛三句今文無徵○竊馬牛誘臣妾云云者說文義相識

呼也重甲戌我惟征徐戎善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甲戌二句

文作誘今文與古文同○今文同者白虎通誅

伐篇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詞也尚書曰

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皆魯世家作而征徐戎

併入下文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糧使足食無敢不相

甲戌築下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糧使足食無敢不相

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時乃糗糧無敢不逮今文與古文

同乃作爾汝則有大刑無汝則字古文糗糧一作餼糧○乃作爾

者魯世家作時爾芻糗糧植榦無敢不逮史公以芻糗糧植

榦併入時爾為一句列魯人三郊三遂下時當為時轉寫之誤下

同釋詰時具也即說文俯字說文糗熬米麥也釋詰逮及與也今

文無汝則字者魯世家作有大刑併入末句或本無或史公消之

集解引馬云大刑死刑也古文一作餼糧者說文餼乾

食也从食侯聲周書曰時乃餼糧釋言郭注榦糧也

魯人三郊

三遂時乃植榦甲戌我惟築總諸國之兵而但稱魯人時具植榦

明東郊距守不時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魯人三郊三

遂四句古文也今文遂作隧乃作爾魯世家集解引王肅云東郊

留守故言三僞傳與之同此又僞傳出肅之一證也○遂作隧者

魯世家作魯人三郊三隧遂隧字通匠人廣二尺深三尺謂之隧

釋文隧本作遂是其證禮王制疏引大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三十

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五十里

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正此篇之外遂又在其次也孫云釋地邑

諸魯國百里則郊當在二十里之外遂又在其次也孫云釋地邑

然則周之刑法軍人有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焚無敢不多汝則

罪固有沒入妻孥者

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焚無敢不多汝則亦有乏軍興之大刑

也今文遂作隧乃作爾多作及無汝則字○遂作隧者此魯人三

郊三隧魯世家統於上句乃作爾者魯世家作峙爾芻焚統於峙

爾稷糧句賦上書疏引鄭云焚乾芻多作及者魯世家作無敢不

及孫云芻焚不至牛馬不得食不可以戰故有大刑若及而不多

不應云大刑也當從史記多與及相似而誤無汝則字者魯世家

作有大刑總括上句則皮云禮曾子問注伯禽周公致政之後成王

時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疏云周公致政之後成王

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據史記此篇之

作在周公居攝時疏云母喪是也而以為周公致政之後則與史

記不合蓋亦惑於周公致政乃封伯禽之文不知公居攝時伯禽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孔氏傳

王先謙參正

秦誓

貪鄭取敗悔而自誓○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

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郟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殺中尸為發喪哭之

三日乃誓於軍史公用今文說與書序以爲在師敗還歸之後左傳以爲在釋歸三帥之時不同公羊文十二年傳何賢乎秦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春秋賢穆公能變楊倞注謂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言敗於崤函而自變悔作秦誓詞茲黃髮是也中論修本篇人之過在於悔往而不在於懷來故書舉穆公之誓善變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誓其羣臣通稱士也○公曰嗟今文與古文

我士聽無譁者書疏引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言士者舉中

言之今文同者白虎通號篇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

何以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

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

得稱其君爲公也何以知諸侯得稱公尚書曰公曰嗟公謂秦伯

也秦紀作乃誓於軍曰嗟我士卒者秦紀作士卒聽無譁以

此時誓于子誓告汝羣言之首眾言之本要○子誓告汝羣言之

軍中也○子作余無四字者秦紀作余誓告汝首古文也今文子作余無羣言之

首四字○子作余無四字者秦紀作余誓告汝首古文也今文子作余無羣言之

禮曾子問今之祭者不首其義鄭注首本也古人有言曰民訖

自若是多盤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前不順

云云者釋詁訖止也盤樂也釋言若順也穆公述古人之言謂民

性喜承順惡違忤止以自順其意是爲多樂耳論語孔子引人之

言曰子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子違與此古人之言合愈趨云

盤與般通說文般辟也多般猶多辟詩板民之多辟鄭注民之行

多爲邪辟民訖自若是多般言民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

盡自順其意故多辟也於義亦通責人斯無難三句今文無微

惟艱哉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己有非惟受人責即改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並行遇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

死及之無所益○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者呂覽高注逾益

當與古文同○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者呂覽高注逾益

也釋言邁行也詩傳云旋也言我心之憂日月行疾如不旋來者

恐天不假年改過不及隸古定本云作員書疏云員即云也則本

是員字衛包改云爲員下雖則員然同困學紀聞云周益公格

云唐賦多用員來讀秦誓正義知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段云周

猶未悟云係衛改漢書韋賢傳顏注引作員說之曰員與云同顏

時未經衛改也今文當同者後漢傳殺傳迪志詩云日月逾邁豈

云能復豈云能復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謀人謂忠賢蹇叔

卽若弗云來意我所欲反忌之耳○惟古之謀人今文當與古文

等也則曰未就子忌今文無徵○今文當同者秦紀云古之人謀無

同則曰未就子忌今文無徵○今文當同者秦紀云古之人謀無

惟字省文謀人作人謀蓋傳寫倒誤史公樂括誓文可爲今古文

同之證疑此時蹇叔已死杞子等尚存故以蹇叔爲古之謀人事

其左公羊傳則曰未就子忌者說文蹇毒也从心其聲周書曰來

就蹇蹇段云來是未之誤蹇上當脫子字下蹇字下當有脫文如

團升雲半有半無墾疾惡也莫席織箒席也皆引書而釋之與其

字之本義不必合攷蹇字在左傳有訓毒者如蹇問王室蹇澆能

戒之是也有訓教者如基之脫屣西京賦天啟其心人基之謀是也教之訓則基與詛同毒之訓則基與忌略同說文蓋作周書曰未就子基基教也而脫誤與基忌同部同音壁書作基說古文者讀爲詛忌蓋詛之省與俞樾云廣韻基教也一日謀也未就子基者未成我之所謀也基之訓謀蓋古訓也釋詁基謀也玉篇謀也也基與基謀並聲近義通先謙案訓基爲教是也言古之謀人反以爲未就子教孟子所云好臣其所教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不好臣其所受教也俞訓基爲謀亦通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敗○惟今之謀人二句今文無微○惟今之謀人云云者今之謀人指杞子輩其時尙存者詩傳姑且也雖則云然尙猷詢言不可信之謀人我且將以爲親厚我而從之

茲黃髮則罔所愆言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今文當與古文同罔一作無一髮下多之言二字○雖則云然者漢書韋賢傳李尋傳顏注並引作員然猶包未改本也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者顏注引猷並作猶猷猶同字言雖則如是自今以後庶幾猶詢謀此黃髮之人則無所過失矣詢俗字當作詢釋詁云謀也詩南山有臺遐不黃耇傳黃黃髮也疏引釋詁舍人注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今文當同者秦紀黃髮番番則無所過愆過故訓字史公樂括上下經文章賢傳韋孟諷諫詩云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又云粵粵黃髮李尋傳尋說王根曰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論衛狀留篇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魏志管甯傳注引明帝詔曰以秦繆之

賢猶思詢於黃髮蜀志秦宓傳宓薦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故書美黃髮皆用此經文漢官儀傷帝策曰張禹三世在上黃髮罔愆是今文亦作罔罔一作無者新序雜事篇秦穆公敗其師曰黃髮之言則無所愆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王應麟藝文志攷漢儒引尚書異字亦作無皮云今文三家異字作無猶康王之誥乃心罔不在王室今文作無不在王室也史記亦云則無所過愆一作罔者張超誦青衣賦云秦繆思罔故獲終吉李尋傳顏注引秦誓則罔所罔是唐初尚有從繇文者一多之言二字者新序引作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遇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

髮下亦有之言二字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之良士雖

取力已過老我今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番番良士旅力既愆今文與古文同番番一作蹇蹇我尙有之今文無微○番番良士云云者江云秦紀云黃髮番番以番番屬於黃髮則番番爲老人狀貌說文蹇老人兒也从白番聲此番番當讀爲蹇蹇詩嵩高申伯番番傳番番勇武兒僞孔據之以解此經案云旅力既愆我尙有之則不以勇武爲尙豈猶稱美其勇武乎僞傳非也詩傳良善也旅膂省文說文呂脊骨也或作膂廣雅釋詁膂力也王念孫云膂力一聲之轉詩箋尙猶也言番番然白頭之善士膂刀既過我猶有之今文同者史記自序云番番黃髮爰饗營丘與秦紀黃髮番番同後漢王梁傳建武七年詔云旅力既愆皆其證番番一作蹇蹇者漢書敘傳營平蹇蹇主功主論後漢樊豐勤崇儒學疏云故朝多蹇蹇之良華首之老蹇蹇之良正用經文

乞乞勇

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

古說文一作訖訖射御不違我尙不欲今文無微○訖訖勇夫今文與古文同

者說文訖勇壯貌从人氣聲周書曰伐伐勇夫古文一作訖訖者

單行本釋文云馬本作訖訖無所省錄之貌公言壯勇之夫射御

皆合法度無所違失我猶不欲用之左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周

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

敗此勇夫即謂超乘者寡謀取敗故公追悔之云非我所欲也今

文同者李尋傳尋說王根云昔秦穆公說譏之言任訖惟截截

乞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此今古文同之證

善諷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

辨察察便巧善爲

同心易辭我前大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惟截截善

諷言三句今文作惟諷諷我思之今文無微○惟截截善諷言者

文截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諷馬作偏云少也○詞約指明大辯

之人今文云云者公羊文十二年傳稱此誓之辭云惟諷諷善

言何注諷諷淺薄之貌諷諷猶撰也李尋傳昔秦穆公說諷諷之言

諷諷向九歎譏人諷諷諷諷可愆兮王逸注諷諷言貌引尙書

諷諷言鹽鐵論國病篇諷諷者賊也論諷諷言疾小人諷諷面從

以成人之過也後漢書樊準勸崇儒學疏云習諷諷之辭國語范

也廣雅釋訓諷諷善也皆本今文諷諷一作靖者潛夫論救邊篇諷

善靖俾君子怠一作靜者楚詞九辯王逸注靜言諷諷而無信諷

諷諷

謾一作莢莢者說文莢莢賊也周書曰莢莢巧言段云說文殘賊
也是莢殘同易束帛莢莢子夏傳作殘殘引周書者秦誓今文也
今文尙書作莢莢靖言說文無莢字蓋治經者加言旁耳莢莢靖
緝古文同音通用周書曰莢莢句絕下當云莢莢巧言也如引商
書曰圉下文云圉者升雲半有半無後人轉寫脫去復出之莢莢
字及也字非巧言爲緝言之駁文也皮云堯典其工靖言一作靜
言是靖與靜通史記以故訓改爲善言是靖與善同義論語異乎
三子者之撰鄭訓撰爲善何注緝猶撰也與鄭義同然則善靖言
卽善言善言卽巧言非善惡之善○辭作怠者公羊文十二年傳
俾君子易怠何注俾使也易怠猶輕情也段云易怠壘字易讀如
素問解佞之佞疏云易爲怠情非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云義之
不圖俾君子怠潛夫論救邊篇俾君子怠皆用今文○皇作況者
公羊文十二年傳而況乎我多有之段云石經今文尙書無皇曰
今日耽樂作毋兄曰則皇自敬德作則兄曰兄卽今文尙書與我
皇多有之作況乎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
徐彥疏引戴宏序云我多有之合然則作皇者古文作況者今文也
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
然則此傳成於伏生書已出之後戴說可信非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
書大傳皇於聽獄乎此假皇爲矧况字也公羊傳而況乎我多有
之此假况爲皇殿字也皇况互借而况乎我多有之猶言而何暇
我多有之也○昧昧我思之者江云昧昧深思之意穆公追悔不
及中心鬱結若昏昧不明故云昧昧也秦紀云以申思不用蹇叔
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則昧昧我思者是穆如有一介臣斷斷猗
公自道思此一介臣僞傳以此文上屬非

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如有束脩一介臣斷斷倚然專一

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任之○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然專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古文也今文作若有一介臣斷斷倚然專一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一作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

休能有容古文斷一作韶○古文斷一作韶者說文斷下云截也

从斤斷劉古文絕韶下云古文斷從直古文吏字周書曰韶韶倚

無他技釋文引馬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慈者禮記釋文引鄭云斷

斷誠一之貌他技異端之技也休休寬容貌若有一介臣云云者

禮大學引秦誓如此釋文一個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尚書釋文

介字又作介音工佐反王鳴盛云說文無介字公羊傳引作介後

漢杜詩傳一介之才李注引書亦作介則作介非也皮云大小戴

別傳自夏侯始昌與大夏侯同師則大學所引是今文介觀漢記建武

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無他其心休休

焉後漢卓茂傳論曰卓茂斷小宰無他庸能又謝弼傳焉上封

公羊傳如此何注一介猶一槩斷斷善皆用今文惟一介云云者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休休美大貌能有容能含容賢者人

逆耳之言案公羊所引與大學略異或所據本不同或省文

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

之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樂善之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心好之至也是人必能容之○人之有技六句古文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也今文如作若是作寔○如作若是作寔者大學云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鄭注有
技才藝之技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
美士爲彥彥或作盤案盤與殷同大也不啻不但也言語不盡好
意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取民亦主有利哉言能興國
○以保我子孫二句古文也今文保上有能字職作尙○今文云
云者大學云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鄭注黎眾也尙庶
幾也論衡刺孟篇尙書曰黎民尙亦有利哉安吉之利也行仁義
得安吉之利段云此今文尙書也子孫上屬黎民下屬爲句依此
爲長書疏非也王引之云大學引秦誓曰尙亦有利哉尙書亦當
爲亦尙今秦誓作亦職尙皆主也與亦尙一人之尙同義皮云
王說是也論衡引經亦當作尙尙亦尙尙亦尙一之尙同義皮云
傳恭上疏曰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末用此經
文淮南高注廣雅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入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釋詁並云尙主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入之彥聖而違之俾不
達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惡之入之彥聖而違背壅塞之使
作媚達作通者大學云有技四句古文也今文冒作媚達作通○冒
俾不通鄭注媚妒也違猶反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爲使功不通
於君也案大學作媚是此經作冒省借疾同侯說文侯下云妍也
或作嫉妍下云如也達作通與今文尙書合禹貢願命等篇皆可
證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容人用之不能安

我子孫眾民亦曰危殆哉。○是不能容三句古文也。今文是作寔。○是作寔者大學云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鄭注殆危也。案寔是古通用據邦之机隍曰由一人机隍不安言論衡所引此黎民亦下屬爲句。邦之机隍曰由一人机隍不安言任用國之傾危曰由所任不用賢。○邦之机隍二句今文無微。○邦之机隍云云者說文隍危也从自从毀省徐巡以爲隍凶也。賈侍中說隍法度也。班固說不安也。周書曰邦之机隍讀若虹蜺之蜺段云徐巡傳古文尚書此古文說也。賈訓法度如其說則机字連隍爲文當是法度建立兀然之意。班則今文說也。机石。山戴土也。言邦之不安爰自一人爲之。公自責故云然。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榮自善改前過之意。○邦之榮懷二句今文與古文同。○邦之榮懷云云者晉語韋注榮樂也。釋詁懷安也。詩傳慶善也。言邦之樂安亦主一人之善也。今文同者白虎通號篇尙書曰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知秦穆公之霸也。孫云班氏據此經文知秦穆公之霸是謂榮懷之言當在敗晉報怨之後則。是今文說與史記同義也。